

靈 輪 奇 俠



崑崙奇俠序

仗義扶危。助弱抑暴。本爲人類應盡之天職。訓至今世。道義盡亡。公理徒有虛名。強暴反得橫行。弱小者惟有作俎上肉。任人宰割。仗義而難。危使安。未有其人。赤心助弱。努力抑暴。未有其人。而助強欺弱。乘機取利之徒。反滔滔皆是。可深浩歎。孰若崑崙奇俠傳中之人物。其人其事。皆是讓今世之末俗。正世道之人心。寒奸邪之胆。攝暴厲之魂。誠足式也。斯世而有斯人。予願馨香拜之矣。惜乎惟書中有之耳。然則今世果無其人耶。殆將卜之異日歟。

雲陽浩然子草於天馬齋中

四大奇俠之一

崑崙奇俠目錄

- | | | |
|-----|-----------|-----------|
| 第一回 | 石窟飛符諸兒遭劫難 | 寒嶺鬥力二道判邪正 |
| 第二回 | 剷雪得靈芝保全七命 | 攜徒返崑崙參拜祖師 |
| 第三回 | 別具惡心腸偷印盜劍 | 幸留遺字跡逐影追蹤 |
| 第四回 | 驚魂喪胆失落二珍寶 | 觸境生情欺凌一弱女 |
| 第五回 | 中詭計陷入黑暗深坑 | 得生路收回珍奇寶物 |
| 第六回 | 色胆大如天村姑遇暴 | 羞顏紅於火惡少避賢 |
| 第七回 | 不辭跋涉再訪劣徒兒 | 力任艱難獨探怪妖魔 |
| 第八回 | 粥粥羣雌深藏破廟窟 | 鼎鼎英名常留小長安 |

第九回

馳騎挾紅粧逗起疑雲

絕藥除惡僧大快人心

第十回

爲追異人同門皆失散

突遇名師寶物得歸原

四大奇俠之一

崑崙奇俠

雲陽醉道人著

第一回

石窟飛符諸兒遭劫難

寒嶺鬥力二道判邪正

却說在陝西鳳翔府郿縣東南四十餘里。有座高峻的小嶺。名爲太白山。不是爲了斗酒百篇的李太白得名。和他沒有絲毫關係。却因這座山在關中道。許多山中。最最高峻。山峯頂高處。終歲不生草木。常有積雪不消。就是六月炎暑的時季。山頂上也是白雪爛然。所以山名叫做太白山。山高徑仄的地方。只有健翼的猛禽。能夠飛度而過。羊腸鳥道。人跡是不能見的。只是太白山巔。有一道山脈。却和四川的峨嵋山貫通。還有一道迂迴曲折的鳥道。能夠通到峨嵋山的最高峯頂。幾千百年來。沒有人跡通行。本來這種險峻的地方。平常人物。

那有這種脚力和胆魄。去冒重大危險呢。這一年的夏季。五月端午日的正午時分。太白山山頂相近的溝方。有個天然的山洞裏面。一個面目醜惡。狀貌猙獰的道人。他的年紀。在五十開外。頭上挽着朝天髻子。橫簪一枝玉釵。身上穿了一件八卦道袍。腰結朱紅索子。赤脚穿雙黃麻筋打成的鞋兒。站立在山洞中間。在他的面前。排列着四十九個孩子。都是八九歲光景。七個一列。排成七列。內中有廿四個女孩子。其餘廿五個。都是男孩子。他們都是赤裸裸的一絲不掛。直僵僵站着。如同木人一般。眉目倒是清秀的多。只是瞳神定着。一些兒不瞬閃。明明是知覺已失的了。那道人在袖中摸出七七四十九道朱符。每個孩子的頂門泥丸宮上。各放了一道朱符。他纔在山壁上除下一口松木劍。仗在手中。腳踏禹步。嘴裏喃喃唸着。且唸且揮松木劍。到第一列第一個孩子跟

前把劍尖在那孩子胸前一點。劍尖直進心窩。孩子就自動的。雙手力扳心窩。那道人把劍尖輕輕的一挑。一顆熱血淋漓的小心。就挑在劍尖上面。那孩子的屍身。就撲翻在地。道人依次再把第二個孩子的心挑出。接連倒了三列孩子。小洞裏已是淌了滿地鮮血紅紅的血水。直下低處。淌下蜿蜒曲折的一路。淌過去。那山洞的地勢。原是前低後高。血水就滴滴點點的望洞外流出。洞外的積雪。凝結得鉄也似的堅硬。鮮紅的血水。流到晶瑩的雪塊上。紅白相映。格外的顯得觸目。血水流到了滑的雪塊上。乘勢淌下得更快。一路淌下。離洞不遠。另有座山峯冒起。這時光峯頂上。有個跛脚道人。手裏捏着一柄月牙式的純鋼利鏟。正在鏟那峯頂上的積雪。一鏟下去。手臂略震。鏟兒跳起。就有大塊的雪塊。跟着鏟兒挑起。至少有百來斤的雪塊。咕碌碌的望着下面滾落。他已

鏟去了不少積雪。他還在不住手的鏟着。這時他又是一鏟挑將起來。只因力猛的缘故。一大塊雪連泥夾石。從他的頭上越過。望着後面滾落。同時激動了空氣。就有股風力。在他的頭頂上。呼的聲響把他頭上的一頂道巾刮落跟着那塊雪塊。望後面小峯下滾去。那道入便回過身子。一手提了那柄月牙鋼鏟。一手拎了身上一件藍布道袍的袍角。洒開大步。如風一般捲下小峯。追拾他的一頂道巾。眨眨眼。他已把道巾搶到了手中。戴上頭去。無意間眼光飄到了前面的雪地上。猛見一線鮮紅的水。蜿蜿蜒蜒淌着。界破了雪面。他撫着頷下三絡清髻。掄動一雙清如秋水八寶眼。遠遠的追尋紅水之源流。直望到那邊小洞跟前。見洞裏還在泊泊的流出。他長眉一掀。倒拖了月牙鋼鏟。奔向這邊而來。到紅水淌流所在。俯下身去。兩個手指撮起些染有紅水的雪。放在鼻上微

嗅。他的臉色頓變。手指一彈。彈去了紅雪。直奔山洞而去。到得洞口。他手勒清髻。低下頭去。望到洞中。只見地下淌着滿地鮮血。仆倒在地的赤裸裸男女孩屍體。觸眼一片。陡使他毛髮悚然。瞥見還有一排七個孩子。五男二女。植立在彼洞中。也有同道中人。一般的是三清門下弟子。手中的一柄松木長劍上。挑滿了一連串的孩子赤心。還在那裏踏着禹步。明明那七個孩子的小性命。也要傷在眼前了。他瞧在眼中。好生不忍。口唸聲無量壽佛。洞中的老道聽了。如同青天裏起個霹靂。慌慌張張的回過身兒。抬頭望洞外。瞧着。瞥見了洞外的道人。他的臉色頓變。洞外的道人。瞧見了他面目。也一聲冷笑道。我道是誰幹這樣慘無人道。喪盡天良的惡事。原來又是你這惡道。三清弟子的聲名。這幾年來給你破壞得乾淨。今番撞在道爺手中。你還有什麼話說。快快前來領死。

洞裏的道人惡狠狠答道。玉蟬老道。我勸你省事些罷。不要多管我的正事。惹我性起。把你一劍兩段。不要後悔嫌遲。玉蟬道人哼了聲道。馬道尊休得囉囉。快來領死。我和你決一個雌雄。惡道馬道尊怒吼一聲。搶了靠山壁一條蛇頭。七星仙籐杖。把手中的松木劍。丟在地下。搶步出洞。玉蟬道人早已身子倒退了十來步。把倒拖的月牙鋼鏟。擎在手中。馬道尊搶出山洞。舞動蛇頭七星仙籐杖。一杖着地捲來。玉蟬道人不慌不忙。憑空躍起。乘勢把月牙鋼鏟。作下山壓頂之勢。望着馬道尊當道打落。馬道尊飛起蛇頭七星仙籐杖。望着月牙鋼鏟迎上去。他這件兵器。原是一種奇器。杖頭共分七個。活像七個蛇頭。高高昂着。上面豎起一枝三寸不到高低的鋼釘。每個頭上一枝也是七枝。這就是蛇頭七星。這根杖的原質。不是鋼鉄打成。却是多年的軟籐。煅煉在鋼液之中。

製造成功。外堅內軟。運用起來。很是厲害。能軟能硬。隨心如意。任憑什麼寶刀。寶劍。不能把他削斷。只因裏面的籐質堅韌異常。軟裏硬的東西。寶刀寶劍自難損傷他了。馬道尊逢到和敵人交手。敵人的兵刃。要是碰到七個杖頭的上。任何兩枝鋼針裏面。他只要手掌略略一側。就能把敵人的兵刃咬住。用力一拖。腕力不及他的敵人。就要兵刃脫手。送命在他杖下。要是敵人的腕力厲害。拖不脫手。他一面依舊把杖頭咬住敵人的兵刃。一面却把那根能軟能硬的杖尾。掉將過來打人。敵人終防不到有這一記。出奇不意的襲擊。送去了性命。所以在馬道尊這條蛇頭七星仙籐杖下。不知已經送去了多少人的性命了。此刻玉蟬道人。把月牙鋼鏟望馬道尊當頭打落。他就起杖相迎。鏟和杖頭相碰。鏟柄就挨進了鋼釘之間。馬道尊疾把手掌一側。咬住了月牙鋼鏟。運用全

身工勁猛力。望懷中一拖。滿想要玉蟬道人的月牙鏟脫手。見絲毫不動。就知不濟事。便嚙喝一聲疾。把杖尾望着玉蟬道人腰間掃來。玉蟬要閃避。是辦不到的了。他便騰出一條手臂。迎着馬道尊杖尾一節猛力格去。杖臂相碰。把那節杖尾直格開去。震得馬道尊虎口發麻。道尊暗暗吃驚。這時玉蟬道人已經瞧清月牙鏟的柄。絡道尊的杖頭鋼釘咬住的了。手臂一用勁。把道尊的杖望下壓落。道尊覺得勁兒厲害。知道招架不住。不是玩的。忙手掌一翻。杖頭望下一班。身子望側裏閃開。收回那條杖。玉蟬道人的那柄月牙鋼鏟也收住了。望着馬道尊喝聲惡道。休要逞強。就有一股寒森森白湛湛的罡氣。望着馬道尊撲來。這一股罡氣。純是丹田中的精神氣。三寶吐納而成。普通人稱爲劍光。其實人的腹中。怎能藏得飛劍。無非是有道之人吐納而成的一股丹田罡氣。藏

在丹田中時光。保護內臟。堅強筋骨。却病延年。從丹田中發出。就能有降龍伏虎的功。誅妖除怪之力。抵抗外侮。取人性命于呼吸之間。並不是真的一口劍。修煉得藏在腹中。吞吐自如呢。世人不察。把那股丹田罡氣。指爲劍光。于是把這般有本領。行俠仗義的人。稱爲劍俠。其實所謂劍俠的一種奇人異士。他們的飛劍取人首級。只是把手中的刀劍。脫手飛出。也像飛鏢袖箭一般。在幾百步內。取敵人性命罷了。也不是能夠一劍騰空。飛取千里內的敵人首級的呢。能夠吐吞自如。騰空飛舞。都是罡氣。並不是劍光。能人和能人相遇。各吐罡氣相鬥。實在是鬥一股罡氣。不是鬥什麼劍光。他們的勝敗。在一股氣勁的大小上見高低。誰的精氣神足。誰就得佔便宜。所以有般走邪路。親酒色的人物。就是能夠吐的罡氣。終敵不過一般正大光明的人物。說是正能尅邪。還是說

氣魄勝人。孟老夫子說的浩然之氣。儒者能保養。一股浩然正氣。就能治家國。安如磐石。奇人異士能吐納這股浩然正氣。就能外除強暴。內保康健了。這是小子應得聲明清白的。玉蟬道人發出的是一股丹田中的罡氣。不是飛劍。也不是劍光。他的能力却比一切都厲害。馬道尊也知道厲害。他又不是外行。對於這種工夫也有二三十年的修煉過了。便也運用他丹田中的精神氣三寶。吐出他的一股罡氣。抵住了玉蟬道人的那股罡氣。普通人說起來。就是兩道劍光在空中相鬥了。實在是兩股氣罷了。本來一股氣最關重要。民氣發揚的國家。決不會做亡國奴。獨怕民氣銷沉。連得人氣味也沒有了的國家。任憑你地大物博。民多兵足。國的滅亡。也是指日可待的呢。所以一股氣勁。實是人類不能缺少的。真是也要用得當。用得不得當。那也是沒價值的那時候。玉蟬

道人和馬道尊。各人吐出罡氣對抗着。不到頓飯時刻。馬道尊額上已是沁出了汗珠。他的一股罡氣現出氣衰的形勢來了。玉蟬道人却依舊神色自若。一股罡氣更比先時有勁。寒森森白湛湛一股正氣越放越大。馬道尊的氣却越縮越小了。說句笑話。再廝併下去。馬上要變斷氣了。欲知馬道尊是否送命在玉蟬道人手中。先待下回分解。

第一回 劄雪得靈芝保全七命 攜徒返崑崙參拜祖師

却說玉蟬道人的一股罡氣把馬道尊的一股罡氣越逼越衰。馬道尊情知不妙。再相併下去。性命難保。光棍不吃眼前虧。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只是逃走。也不容易。須要逃得落窠。方能保全性命。想逃就逃。那是定要吃虧。馬道尊是闖走江湖的老棍子了。他那有不懂得這進出。眉頭略縐。早打定了主意。把身子漸漸後退了幾步。眼梢望後一瞟。見身子已對準了山洞。便一個蛇脫壳身子。向後一躬。倏地退進了山洞。隨手拾起地上的那口松木長劍。說時遲。彼時快。玉蟬道人的罡氣已經追進山洞。飛到了馬道尊近前。道尊把手中的松木劍迎着那股罡氣。碰着那口松木劍上。有一連串的四十二顆。童男童女的小心穿在上面。鮮血還是淋淋漓漓。玉蟬道人的罡氣沾染了血跡。就倏然的退出。

了洞外。馬道尊就從洞後的一條鳥道上。拖着蛇頭七星仙籐杖。提了那口松木長劍。施展飛行工夫。拚命而逃。玉蟬道人收回了罡氣。他因覺着了血腥。認爲已經沾着了馬道尊頭上的血。道尊的性命已是不保。走進了山洞。瞧着地下。只有童男童女的屍身。却沒有馬道尊的屍身。纔知又給他漏網了。原來馬道尊在三年前的山西太原府地面。夜入人家。採取孕婦的胎兒。給玉蟬道人撞見。那時就要結果他的性命。給他知機脫逃。此番倒又給他倖脫危機。逃了性命。也許是他的惡貫尙未滿盈。玉蟬道人看了地上的童男童女屍身。歎了聲道。惡道這般的殘忍。真是死有餘辜呢。他又瞧了赤裸裸站立在彼的。五男二女。七個孩子。點了點頭道。這幾個孩子倒好說。死裏逃生了。料想和我有些緣法呢。說着走上前去。先把他們的頭頂上鎮壓住泥丸宮的朱符拿去。知道

他們神志都已昏迷。要他們立時醒回。倒也不是容易。身畔也沒有解藥在着。轉念之下。依舊退出了山洞。奔上方才鏟雪的那座山峯頂上。撩着清髻昂起頭兒。仰天說道。神靈在上。祖師有靈。弟子秦玉蟬。要救受災的七個孩子性命。收爲玉清門下。若是他們命不該絕。果與弟子有師徒之緣。願神靈祖師默佑。弟子三鏟去雪。就得靈芝。他祝告完畢。揮動月牙鋼鏟。連鏟三鏟。鏟去了三大雪塊。眼前陡覺一亮。亭亭一枝九節七色靈芝草。平平穩穩的植立在雪中。玉蟬道人此番到太白山。原是雲游性質。在太白山頂。瞥見這座峯上。有奇光透出。就知雪中定有寶物在着。到了這邊峯頂上。纔察出雪下有靈芝產生。他便動手鏟雪。找尋靈芝。爲了風捲道巾。追拾落巾。纔撞見了馬道尊。此刻救救七個孩子的性命。一時沒藥可救。要是回到崑崙山玉清宮。去拿解藥到來。來回

須要兩個時辰。這裏一過午牌時刻。純陰之氣。滿佈四空。洞中的七個孩子。就要沒命了。又不是一兩個孩子。他能帶了跑回崑崙山去。只有在這裏找尋靈芝了。又因午牌就要過去。纔祝告一番。想在三鏟之下。得到靈芝。也是這七個孩子命不該絕。天從人願。那枝九節七色靈芝草。果然在三鏟之下。出現在玉蟬道人面前。玉蟬道人欣然大喜。先望空拜謝神靈和祖師爺的默佑。纔站立起來。把月牙鋼鏟。輕輕鏟起那枝九節七色靈芝草。下面連着一大塊泥夾雪。不讓靈芝的根芽受傷。便一手托着芝草。一手拖了月牙鋼鏟。飛奔跑下山峯。回到山洞。丟下月牙鋼鏟。將那靈芝草。分爲七段。納入五男二女的嘴中。他悄悄的站立一傍。靜觀變化。那靈芝仙草。原是世上罕有的奇珍。他飽受日月精華。山嶺清氣。具有起死回生的功效。固精葆元。順氣活血的好處。這七個孩子

在不消片刻之間。已經腹中一陣響動。下面放一個屁。上面打個噴嚏。頓時神志清楚。瞳神轉動了。他們都是八九歲的小孩子。神志一清楚。眼見身處小洞裏面。地下又是躺倒了不少裸體孩屍。怎不要驚駭呢。內中兩個女孩子。先哇的一聲哭了。玉蟬道人便安慰他們不要害怕。說明惡道馬道尊。已經給我趕走。你們七人的性命。是我救下。七個孩子聽了。他們都是聰明靈俐的孩子。各人記得前事。就深信玉蟬道人的說話。玉蟬道人見裏面堆有許多孩子的衣褲等物在着。便喚他們先把各人的衣褲穿着起來。孩子們就各自找尋他們的衣褲穿着。玉蟬道人趁這空閒。把被害的四十二具男女孩屍。拖出山洞外面。把月牙鋼鏟。掘成了一個深闊的空坑。把四十二具男女孩屍排入裏面。仍把泥土填平。回到洞門。七個孩子已經穿好了衣褲鞋襪。玉蟬道人含笑對他

們道。你們和我都有師徒的緣分。只是你們願意拜我爲師的。隨我到崑崙玉清宮學藝。不願的儘好說明。待我送回家鄉。那七個小孩子真是乖巧。異口同聲的道。願拜道長做師父。玉蟬道人很是快活。原因他已有七十三齡年紀。生平從未收過一個徒兒。此番一下子收了七個徒弟。不是有緣。決不會相逢。便是掘取靈芝草時。說告神靈祖師爺和七孩。如有師徒之緣。三鏟須得靈芝草。果然三鏟得草。可見事由天定了。只是此刻要把七個小孩子。一齊帶上崑崙山玉清宮去。勢所不能。只有分兩次攜帶的了。便先把兩個女孩子。兩個年紀較小的男孩子。帶着先去喚那三個年紀略大的男孩子。守候在山洞裏面。喚他們不要走出山洞。爲師的只消一個時辰。便能來帶你們去的。三個孩子答應了。玉蟬道人帶着兩男兩女。出了山洞。把月牙鋼鏟橫在山洞口前攔住了。

洞口。便把兩個女孩子。馱在左右兩肩。把兩個男孩子。挾在左右兩腋。喚他們都把小眼兒緊閉。玉蟬道人纔施展出飛行術。在太白山的鳥道上。像飛鳥一般振翹飛馳。那四個孩子。但聽得耳吟呼呼風响。不滿一個時辰。已經由陝西關中道的太白山。到了西藏的崑崙山玉清宮裏。玉蟬道人放下了四個孩子。不暇停留。立刻又趕回了太白山。見山洞前的月牙鋼鏟。並沒有移動。走進山洞裏面。見三個孩子很安閒的席地坐着。見了玉蟬。須都站立了起來。玉蟬就和他們出了山洞。提着月牙鋼鏟。把他們三個。帶回崑崙山玉清宮裏。那座玉清宮名稱。雖是一座宮。其實不是像什麼皇宮般富麗。也沒有像廟宇中的什麼宮。什麼殿的莊嚴。無非是幾座接連相通的茅篷罷了。裏面也沒有什麼擺設。正中一間。裏面只有一個蒲團。已是破碎不堪的了。面壁供着一尊小小的銅

佛。沒有什麼龕。也沒有什麼座子。就這樣的植立在一張石几上面。此外還有一只香鼎。鼎中不要說香了。連香灰都沒有。一些。可見平日也不燒什麼香。壁上還有挺大的一只大葫蘆。朱紅燦然很是觸目。除了這些物件之外。沒有其他東西了。這時玉蟬道人把五男二女七個小孩子。聚在這間茅篷裏面。他盤腿坐在破蒲團上。向他們詢問姓名年紀。什麼地方人。家裏還有什麼人。他們一個個的回答着。一個九歲的男孩子。姓祝名喚應清。家住長安城中。家裏父母雙全。還有一弟一妹。爲着在門口游玩。有個道人在他頂門上一拍。他就神志昏迷了。一個孩子也是九歲。却比祝應清身材瘦小。姓彭名喚福星。是山西太原府人。父在母亡。家裏很貧苦。也沒有弟妹的。兩個八歲的孩子。一個雙姓歐陽名喚得元。父親是做武官的。做的什麼官。孩子可說不出來。單知家住大

同府城家裏很有錢財的。沒有兄妹。却有一個姑姑。一個妹妹。母親在世。很是愛他的。一個姓龐名喚彪豹。這孩子漆黑一張臉。五短身材。一對小眼珠。像兩點流星。很是活潑。他說家裏在河南開封地面的一個小鎮市上。那鎮名喚做聚水集。他的父每都已雙亡。由叔嫂撫養着。不十分歡喜他的。叔父龐能。開設一座小酒店的。男孩子裏面年紀最小的一個。只有七歲。身子也最文弱。姓童名喚繼祖。却是四川成都人。家住什麼地方。他是不會說出。只知家裏還有個祖父。一個寡母。沒有弟兄姊妹的。玉蟬道人聽了他的話兒。不免眉頭略繃。爲着童繼祖沒有兄弟姊妹。他失蹤之後。他的祖父和寡母。一定有痛不欲生的情況。待到日後童繼祖藝成歸家。只怕不能和這兩個人會面的了。兩個女孩子一個九歲。姓殷名喚蓮子。家住山東歷城殷家堡。父親人稱鐵臂人熊殷天。

柱有一位嫡母。他是庶出的。沒有兄弟姊妹。一個八歲的女孩子。姓金名喚鶯兒。也是山東人。家住萊陽的鄉間川東鎮上。他家裏父母雙全。有三個姊妹。兩個妹妹。他的父親。是位訓蒙的先生。他們一一說出。玉蟬道人却在袖中拿出一方光滑平坦的石印。把他們的姓名年紀籍貫家中情形。用刀刻在石上。一一記明白了。便站起身子笑道。爲師的引你們到祖師殿上。參拜了祖師爺。你們再向我行拜師的禮數。他們都應了聲。是跟着玉蟬道人走出茅篷。直到祖師殿上。那座祖師殿全用山石砌疊而成。峭壁高聳。滿佈着青藤。綠苔。正中白石座上。塑着一尊祖師爺石像。道家裝束。眉目朗照。奕奕如生。面前一張青石案。供着一只石鼎。鼎中香烟繚繞。終年不絕。却由崑崙山上三十六宮道長。輪流掌管供奉名香。案上左首供有一方斗大的玉印。高高的供在印架上。右首

却是一口寒光耀目的長劍。平放在案上。這兩件却是祖師爺的遺物。鎮山之寶。那方玉印。曾給崆峒派中人盜去過的。後來由祖師爺第六代嫡派徒孫長眉仙。金風道長。大鬧崆峒山。盜回祖師玉印。到眼前沒有人敢來覬覦。玉蟬道人和七個徒兒到了殿上。參拜了祖師爺。纔正式受他們拜師禮。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三回

別具惡心腸偷印盜劍

幸留遺字跡逐影追踪

却說玉蟬道人正式接受了祝應清、彭福星、歐陽得元、龐彪豹、童繼祖、殷蓮子、金鶯兒七個孩子的拜師禮後，就開始傳授他們性所接近的各種技藝。玉蟬道人爲着文事武備不能偏廢，又請同山上的雲清宮道長，非非道人指點他們文學上的門徑。所以這七個孩子文學武工同時並進，日有進益。光陰荏苒，日月如梭。這一年已是他們到了崑崙山第九年了。這天又是五月端午日，整整九個年頭。他們各人的技藝都有相當的進步。這時他們都已男長女大，最小的也到了成丁之年。殷蓮子、金鶯兒兩個女弟子更是亭亭玉立，如同出水芙蓉。祝應清等五人也成爲英俊少年了。這天正午時分，玉蟬道人召集他們在中間茅篷裏面聚着他們，男的都是道家裝束，女的也是道姑模樣。七個弟

子靜悄悄分列兩傍。玉蟬道人盤腿坐在破蒲團上。笑着對他們道。你們眼前的技藝。都能保得住身家的了。離家已有九年。理應該各回家鄉一走。慰藉家中人。此後只要把吐納工夫。勤加修煉。即是前途沒有限量。在於你們各人好自爲之的了。玉蟬道人。這般說着。童繼祖就跪倒在地。道。弟子自知庸懦。願留在此間伺奉師尊。不願下山去了。兩個女弟子。殷蓮子。和金鶯兒。也同時跪倒。要更求深進。不願卽日下山。玉蟬道人。喚他們站起了道。你們三人的技藝。比了同門師兄弟都高一籌。尤其是童繼祖。年紀雖是最小。在我瞧來。他平日常苦用功。本領確是超出人家。此後只要保養正氣。將來不難勝得爲師呢。繼祖惶悚道。師尊這般的誇獎弟子。更使我汗顏了。這時光。歐陽得元。含笑了道。師父瞧弟子的工夫。和繼祖賢弟如何。玉蟬道人瞧了他一眼。笑了笑道。你聰明。

有餘。德性不足。技藝工夫的高下。倒在其次。歐陽得元臉上通紅。低頭無言。玉蟬道人站起身道。你們今日就要下山。此刻跟隨爲師。列祖師殿上。拜別祖師。爺各立重誓。七個徒弟。就跟了他直列祖師殿上。向祖師爺的法像行過禮後。玉蟬道人正色道。崑崙山上玉清宮嫡派門徒。終身不准姦盜邪淫。不准無故傷人性命。你們能夠遵守這幾項戒律嗎。七弟子同聲應着。能夠遵守戒律。玉蟬道人便命他們在祖師爺面前宣誓。祝應清是大師兄。就首先跪倒宣立重誓。接着彭福星是二師兄。也立了重誓。第三輪着歐陽得元。他笑嘻嘻的立誓道。弟子要是違犯戒律。在大水之中。被火燒死。六個師弟兄聽了。不禁愕然。暗想那有在大水之中。被火燒死的理兒。都望着師父瞧着。意爲師父終要喚歐陽得元。重行立誓。那知玉蟬道人。只對得元瞧了一眼。微微一笑。就喚龐彪豹。

宣誓。彪豹睜圓了雙眼。氣古古道。誰敢違犯祖師爺的祖規。幹出不是大丈夫。應幹的事。情罰他一輩子沒有得意的日子。弟子要是犯了戒規。願意割作肉泥。玉蟬道人暗暗點頭。歐陽得元。却對着彪豹翻了幾個白眼。接着童繼祖。殷蓮子。金鶯兒。三人立了重誓。他們纔離開祖師殿。回列茅篷裏面。分給他們五十兩花銀一個。作爲回鄉的盤費。路上要是缺少盤川。喚他們賣藝告幫。不准仗着本領偷盜人家一文。七弟子唯唯應着。拜謝了師父。接過銀兩。玉蟬道人又各給他們一紙繪就的地圖。指點他們怎樣回到家鄉。他們把地圖和銀兩一同收棧。便各攜了他們的防身武器。祝應清是一對虎頭鉤。彭福星却是一條生鉄棍。歐陽得元善使一條虎尾三節連環棍。龐彪豹只有一口三寸多長的利匕。童繼祖佩了一口長劍。殷蓮子姑娘一對日月雌雄鞭。金鶯兒姑娘倒

是一口金背扑刀。這些傢伙都是玉蟬道人依着各人心愛給他們兵刃。內中龐彪豹還會雙手六暗器的工夫。就是左手石子。鐵彈。金鏢。右手袖箭。飛刀。竹籤子。那竹籤子頭上有個尖銳的彎鈎。打進了人家的皮肉裏。人家意爲一枝竹籤子不在心上。要是用手拔去。那竹籤裏面的尖鈎。會使人大大的吃下痛苦。雖不會傷人性命。也是一樣惡毒的暗器。發暗器和輕身工夫。却要算龐彪豹第一了。他這些暗器。也由玉蟬道人供給他的。他們拿了兵刃。各打了個小包。繫在背上。就一同走下崑崙山。這時光正在未牌時分。他們師弟兄七人。如同脫了籠頭的馬匹。飛也似的奔下山去。歐陽得元却落在最後。脚下越走越慢。和師兄弟們相隔了二里山路光景。他倏地回身飛奔上山。一口飛奔到了祖師殿上。竟把青石案上的長劍和玉印盜到了手中。走後山一條小路上。

飛逃。下了崑崙山。走出山口。瞥見迎面來了一個十四五歲的童子。身上也是道家裝束。忽忽過來。和他兩面相逢。纔知是雲清宮非非道長的愛徒馮夢蛟。這時得元已將玉印藏在包囊裏面。那口祖師劍却沒藏處。只能斜插在背上。他意爲後山小路不會碰着山上人。偏偏給馮夢蛟撞見。不免形色慌張。夢蛟見他神色有異。便張開雙臂攔住了得元去路。笑着問道。歐陽兄長要到那裏去。說話之時。已經瞧見了得元背上的祖師劍。得元勉強笑道。我奉師尊之命下山回家去了。夢蛟笑道。難道玉蟬師叔命你帶了祖師劍下山嗎。得元的臉色頓變。還要強辨道。你不要胡說。這是師尊給我的防身寶劍。那裏是祖師劍呢。馮夢蛟搖頭道。你不要哄我了。我曾聽得師父說過。崑崙山上弟子。誰也不能擅移祖師爺的劍印。犯者格殺不論。你怎的這般胆大。依我勸還是把祖師

劍仍放原處。我決不在他人面前洩漏。得元見夢蛟這般說着。故意裝出惶悚樣子道。我一時糊塗拿了祖師劍。不知是這樣犯諱的。我決定把劍送還原處。說着在背上拔下祖師劍。夢蛟點頭稱善的當兒。不防歐陽得元猛把祖師劍。望着夢蛟分心。便是一劍。夢蛟不及躲避。給得元一劍前心通了後背。立刻栽倒塵埃。血染山口。得元拔起祖師劍。冷笑一聲。誰叫你多管道爺閒事。依舊插劍在背。洒開大步向前飛逃。歐陽得元纔下崑崙山。就幹了這一件血案。那馮夢蛟被刺倒地。却把手指在山地上。抓扒出歐陽得元四字。纔氣絕身死。待到這天。值殿的太清宮。柳一絲道長。黃昏戌時。石鼎添加夜香。纔發覺失去了祖師爺玉印和寶劍。嚇得他目定神呆。趕忙把殿中的金鐘撞了七七四十九下。告警鐘。頓刻驚動了崑崙山上三十六宮道長。玉清宮道長秦玉蟬。雲清宮道

長。非非道人。上清宮道長。大耳仙。普應道人。聖清宮道長。梅花道人。道清宮道長。方一化道人。夢清宮道長。鯨道人。三清宮道長。笑道人。萬清宮道長。李明道人。玄清宮道長。葫蘆道人。化清宮道長。跛道人。東清宮道長。俞羽化道人。西清宮道長。石道人。南清宮道長。火氣道人。北清宮道長。劍道人。日清宮道長。劉元道人。月清宮道長。花花道姑。梅清宮道長。鹿逢真先生。芝清宮道長。了了居士。風清宮道長。貝霞客。華清宮道長。醉道人。篋清宮道長。綠雲道姑。真清宮道長。三思道人。九清宮道長。木榮枝先生。毓清宮。環道人。琴清宮道長。冰孩道人。妙清宮道長。鉄冠先生。佩清道長。顏丹客。經清宮。何千年道人。鳳清宮道長。劉大娘。鶴清宮道長。法兩大師。龍清宮道長。夢夢先生。虛清宮。脫塵居士。雪清宮。悟一大師。中清宮道長。鶴飛居士。冰清宮。冷雋先生。這三十五宮道長。恰好都在

山上沒有一個雲游在外。正靜坐在蒲團上。精益求精的修煉。各人的道行。狂聽得祖師殿上。金鐘連鳴七七四十九下的。告警鐘聲。都不免暗暗驚疑。一個個離了茅篷。齊集祖師殿上。值殿道長。左清宮。柳一絲。說出了祖師爺的寶劍。玉印被盜。衆宮道長。同吃一驚。遠清宮道長。葫蘆道人道。請上清宮道長。大耳仙。普應道人。卜一靈卦。衆人都說很好。普應道人。便取了祖師爺青石案上石鼎中一握香灰。洒在地上。猛可裏一陣旋風。把地上的香灰。吹得團團亂轉。等到風止灰停。分成了上三下四七堆香灰。普應道人。就依着卦象易理。占卜一卦。便毅然的道。祖師二寶。不是外來的人竊盜而去。却是我道中人偷盜去的。眼前已經離了崑崙山。卦中煞氣太重。恐怕爲了此事。還有血案牽連。卦象應在後山。普應道人的靈卦。有百靈百驗的能力。大衆聽着便說。先到後山察看。

下子再作道理。三十六宮道長一同離開了祖師殿。一路向後山找尋。到了山口跟前。纔發見了雲清宮非非道長的愛徒。馮夢蛟被殺在地。察視傷痕。一劍前心直通後背。柳一絲道。果然有血案牽連。不知那一個下的毒手。非非道人也憤憤的道。怪不道夢蛟入夜不返茅篷。那知他已是身遭慘死。可憐這孩子。空隨我六年光陰。落到這樣的結果。說着不禁流淚。這時月清宮道長。花花道姑失聲驚呼道。各位道長。請瞧山地上的字兒。衆道長隨着花花道姑的手指。瞧去。纔瞧見山地上的歐陽得元四字。再瞧夢蛟的手指。爪縫裏面都是山泥。明明是他抓扒出的了。非非道人望着。玉蟬道人道。歐陽得元不是你的徒兒嗎。玉蟬道人點頭道。他和其餘六個小徒一同下山去的。只是前山走的。怎會到了後山。非非道人道。他帶的是什麼兵刃。玉蟬道人答稱虎尾三節連環棍。

非非道人道。夢蛟不是棍傷。明明是劍傷。祖師爺的兩件寶物。假貧道料來。只怕是歐陽得元帶走了吧。大眾都說可疑。玉蟬道人就請非非道人。柳一絲道人和他一同去追尋歐陽得元。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四回 驚魂喪胆失落二珍寶 觸境生情欺凌一弱女

却說崑崙山上三十六宮道長。知道了祖師殿上。劍印被盜等情事。爲着玉蟬道人的徒兒。歐陽得元。大有可疑。玉蟬道人。就邀雲清宮道長。非非道人。太清宮道長。柳一絲。同下崑崙追尋歐陽得元。俾得判明真相。二位道長。離了崑崙山。却說歐陽得元。殺死了馮夢蛟。就施展九年裏練就的。神行趕路法。每個時辰。能行二百餘里。他一口氣。跑了三個時辰。離開崑崙後山。已經六七百里路程。見前面有座幕帳在着。這原是游牧的。藏番歇息之處。歐陽得元。未經閱歷。不知世事。怎會知道。外面的許多情形。他瞧見這座帳幕。料想裏面有人住着。不妨去借宿一宵。要些果腹的東西。他却沒有想上一想。這時光已在黃昏戌時過後。闖到人家帳幕裏面。怎不要受人嫌惡。他走近了這座帳幕跟前。見有

巨木縱橫攔着。木上都有鉄釘釘着。豎起了尖銳的釘尖。這原是藏番防着野獸侵入幕帳的防守設備。歐陽得元瞧了却不明白。運着他精銳眼光。瞧到帳幕裏面。原因幕門開着。望進去很是清楚。那些藏番爲着天時炎熱。睡在幕中。男女老小。都是赤裸裸躺着。只要腰間圍一幅薄布罷了。睡着之後的狀態。不免有些兒不雅。得元瞧了暗暗失笑。運用輕身縱跳功夫。身子一躍。來下燕子穿簾身法。身子就像飛燕一般。輕輕飛進了帳幕裏面。雙脚着地。低頭一瞧。恰在一個少女身傍。顛篤篤雙乳。白皚皚酥胸。那幅圍腰的薄布。又捲起半邊。就雙峯隱約透進了他的眼簾。不由得心頭怦怦亂跳。抬起頭兒。勉強找尋。可有什麼充飢果腹的食品。瞥見後面懸掛的鈎上。鈎有好幾只籃子。他便躡足走到後面。先除下一只籃兒。見裏面盛着幾只生瓜。拿起一只。咬上一口。覺得香

甜滿口就一連吃了兩只。把籃再除下一只。瞧着見裏面有一只燒熱的獸腿。便也不客氣。拿來啃嚼乾淨。肚中倒已不覺饑餓了。放好了籃子。身不由自主的。又走到了藏女所睡的地方。瞧着了一回。不知不覺的。伸手在藏女身上撫摩着。覺得觸手柔膩膩。不由得神涉遐思。一支手也撫摩到藏女小肚子以下去了。在這時光。忽覺嗖嗖幾聲響。飛越帳幕上面。抬頭瞧着。只見帳幕外面。三條黑影。已在半里之外。瞧到了這種情形。得元早像當頂潑着了一桶冰水。那三條黑影的身法。明明是崑崙一派。不言而喻。定是後山口。馮夢蛟的屍身發見。祖師殿上的失物已知。纔有人趕下山來找尋。只不知是誰。其實這三條黑影。就是他的師父。玉清宮道長。秦玉蟬。和太清宮道長。柳一絲。雲清宮道長。非道人。他們三個在戌時下山追趕。用運氣神行術。在半個時辰裏。已是趕了

六七百里路。要是歐陽得元。不到這帳幕裏停頓。此刻早給他們抓住的了。他們飛過這帳幕。沒防到歐陽得元會在裏面。就失之交臂了。得元却已嚇得心頭突突亂跳。把其他的邪念一齊丟盡。痴痴想着。怎樣能夠避免。崑崙山上人尋獲。不防那個藏女。在這時光。忽地夢醒。睜着睡眼。瞥見歐陽得元。站在他身傍。這種女子。不比中國內地的柔弱婦女。見了陌生男子。會得嚇慌。那藏女猛的抱住了得元。雙腿用力一掀。得元出於不意。竟給她掀翻在地。藏女一翻身。壓住了得元。哇哇亂喊。得元又驚又惱。怒喝一聲。把身上的藏女。猛力一推。推翻在地。他就一躍而起。在這時候。早有幾個力壯身強的藏番。奔上前來。得元抖開手中的虎尾三節連環棍。在下三路一掃棍。藏番腳踝上。着了三節棍。都痛倒在地。得元正要飛出帳幕外面。冷不防一個藏番。在後面展開雙臂。攔腰

把得元緊緊的抱住。得元忙把一節棍子。望着藏番的手背上。猛打一記。痛得抱腰的藏番。鬆手不迭。得元纔飛身躍出帳幕。拔步飛跑。明知前面有人正在追尋。爲着只有這一條路。祇能向前冒險走着。但願有了岔路。再行設法定奪。他一路很留神的向前。到了天明時候。纔瞧見有一條絕狹的山徑。一線蜿蜒壁直的。上衝雲霄。極目瞧不見盡處。暗想走這裏趕去。一定不會撞着什麼人的。只是險峻得很。一不小心。失脚跌下。那是粉身碎骨。性命休想保險。要想不冒這危險。又防再向這條路上前進。半途上遇見了。那三個追尋的人。退回也是性命難保。他纔一咬牙關。運用全身工勁。望着這一線的山徑。直奔上去。全仗一股子勇氣。疾如脫兔般的一口氣趕到了半山腰。倒比下面平坦。易行了一些。他略息脚力。回頭望到下面。不禁咋舌。也不知怎樣跑上來的。望到下面。

不見山徑。但見犬牙交錯的山石尖兒。嶙峋聳着。不敢多看。趕望回過了臉兒。又想起背上的寶劍。和包囊。纔知都已失落。這一驚險些兒。使他失脚踏下。在崑崙山上。近幾年裏。那一天不在想盜取劍印到手。此番冒了危險。盜取到手。依舊在途中失落。他怎不要懊喪欲絕。尋思在什麼時候失去。料想在藏番帳幕裏面。慌亂的時光遺落。在彼處了。此刻若是重行下去。回原路追尋。只要藏番沒有他去。原物還能取回。他打定主意。回身飛奔下去。趕回原路。到藏番睡宵張幕的地點。藏番早已他去。他怎肯甘心。就跟着藏番的馬跡。一路追尋過去。要想追回寶劍玉印。那知道兩件寶物。已經落到了藏番手中。家主拉克圖。在歐陽得元走後。發見了帳中。地下有一口利劍。和一個小包囊。在包囊裏面。發見了五十兩銀子。和一方玉印。還有衣褲襪子等物。拉克圖瞧見了。這印劍

欣然大喜。識得是崑崙山上的鎮山之寶。原來他曾跟隨了大喇嘛。穆罕德楞。上崑崙山。祖師殿等處。遊玩過的。親眼瞧見這兩件寶物。供在青石案上。穆罕德楞對他說。這兩件東西。在中國道教的法力上很有關係。他有不少神祕的魔力。的確是世上不易多得的寶物。拉克圖纔知道可寶。這時瞧見了劍印二物。就知是崑崙山上的鎮山之寶。大喜過望。他爲着防到歐陽得元。回來找尋。一面命家人起帳趕路。他却拿了劍印二物。跨坐着駿騎。飛馳到大和廟去。只因大喇嘛穆罕德楞。在大和廟當着住持。他要把這兩件寶物。獻給穆罕德楞。作爲鎮廟之寶。博他的寵幸。在歐陽得元發覺劍印失去的時光。他已到了大和廟。見着穆罕德楞。獻上二寶。穆罕德楞。察視之下。的是真品。欣喜若狂。就把這二物藏在廟中的多寶閣上祕密的地方。留拉克圖在廟中歡飲。細詰他怎

樣得寶。拉克圖說明隔晚的一番情形。他在大和廟中歡飲。他的家人却已給歐陽得元追蹤到了。拉克圖的家奴見得元趕到就呼嘯一聲。各執長刀。向得元亂砍。得元抖開虎尾三節連環棍。不多片刻之間。把十幾個藏番盡行打死在地。拉克圖的妻女和昨晚受傷的幾個人。瞧情形不妙。馳馬而逃。得元却不讓他們逃走。發出他練就的袖裏飛刀。除了拉克圖的女兒。其餘都給他飛刀殺死。活擒了拉克圖的女兒。就是昨晚的那個藏女。得元把他綁倒在地。纔開始搜尋他的劍印二寶。那裏搜尋得到。就打着手勢。向克拉圖的女兒詰問。那藏女也明白他的意思。在問他寶劍玉印。他兀是怒睜了雙眼。把頭亂搖。得元瞧他光景不肯指明。便向他獐笑了一下。猛的撕去了藏女圍腰的薄布。藏女失聲驚號的時光。得元把一節棍拿在手中。指着藏女私處。作勢撞去。嚇得藏

女併緊了雙腿。臉上失色。張嘴亂喊。喊些什麼。得元却不知道。瞧他情形。料想不是求饒。就是求救。得元又做了手勢。問他劍印二物。藏女纔點了點頭。要他先釋放了手上的束縛。得元也不怕他逃去。就鬆了他的束縛。藏女扒起了身子。做出手勢。先比了長的劍形。方的印形。伸伸兩個手指。纔把雙臂形容出一座高大的形勢。他又扒下地去膜拜。再伸伸二指。把雙臂形容出高大的形勢。得元留神瞧着。就知這兩件寶物。已經到了什麼廟宇中去了。因他雙臂形容出高大的形勢後。就跪地膜拜。明明是廟宇無疑了。就命他站起。做出手勢。要他引路前去。那藏女又搖頭。表示不願意。得元抓住了他。又把一節棍向他股間作勢撞去。藏女又惶急起來。把頭亂點。得元知他願意了。就揮手命他前行。藏女拾起了破碎的那幅腰布。依舊圍在腰間。走了幾步。經過他的母親屍身。

跟前忽的撲倒在屍身上。乾號了幾聲。淚流滿面。却給得元連連催促。他纔依依不捨的抹淚走着。只是那處離大和廟。有六七十里路程。得元跟着他慢慢的走着。意爲就在附近。這樣的走了十來里山路。得元做着手勢。問他到了沒有。他終是搖頭。走到了天晚。還沒有走到。把得元磨練得好不牙癢。天色黑暗了。藏女蹲倒在地。表示天已夜了。不願再走。得元倒也無可奈何。只得停頓下來。不多時刻。那藏女躺倒在地。鼾鼾的睡着了。得元暗暗失笑。究竟是這種蠻女。智識蠢愚。竟會睡得着的。伸手在他身上撫摸着。他竟像死去似的睡得好熟。得元手指在他的私處。撫摩了一回。陡的引起了慾念。再也遏阻不住。他就在這荒山黑夜之間。把那藏女污辱了。藏女在難抵抗之下。只得任他蹂躪。到了天明。得元又逼着他引路。到日中時分。兩人都已餓疲不堪。那大和廟却已在

前面不遠。藏女遙指了前面的高大廟宇。做出手勢。表明劍印之物。在這座廟宇裏面。他却坐倒在地。不肯再去了。得元振作起精神。向着大和廟走去。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五回

中詭計陷入黑暗深坑

得生路收回珍奇寶物

却說歐陽得元。走到了大和廟前。留神瞧看。那座廟宇。建築得雄偉異常。從門外望到裏面。但見金碧輝煌。他昂然的走進廟中。暗想祖師爺的寶劍玉印。不知在什麼地方。到了正殿。只見各種形形式式的寶相。佛像。磁銅。玉石皆全。大小不一。錯雜排列着。一只大獸。爐中不絕的噴出白煙。濃香四佈。却不見一個人影。便再向裏面進去。繞到正殿的後面。纔撞見了一個喇嘛僧。喇嘛見他是一個年輕的漢人道士。就揮手作勢。要他退到外面去。得元也做出手勢。做出劍印的形勢。喇嘛不知用意。瞠目瞧着。得元發怔。兩人廝併了一回工夫。又有一個喇嘛來了。他們對話幾句。一個喇嘛回身走了。却到樓上。請下了大喇嘛。穆罕德楞。他却能通漢語。便問得元來意。得元便說明他是崑崙山下來。的。在途

中失落了一口寶劍，一方玉印。現知這兩件東西，由貴廟收藏。不知可肯賜還嗎？穆罕德楞連搖頭道：「你在途中失落的東西，怎會到我廟裏呢？這裏沒有。你到他處找尋罷。」得元暗想：「藏女說在這兒，未必會假。定是這和尚存心吞沒這兩件寶物。只要威嚇他一下，不怕他們不雙手奉還劍印二寶。」打定主意，便厲聲對穆罕德楞道：「佛門弟子，也要說謊欺人嗎？你可知道崑崙山上的道爺厲害嗎？說着袖兒一揚，袖中飛出一口小刀，飛向上空，剌的聲，把殿後一根椽角削落了一角。飛刀落下，得元用兩個手指夾住，冷冷的對穆罕德楞道：「瞧見了沒有？小心你的鼻子。」穆罕德楞面色微變，旋即笑道：「你真是失落劍印的人嗎？」得元昂然道：「誰來哄你？昨晚失落在藏番帳幕裏的，穆罕德楞點頭道：「二物確在我處。既是你所失落，我便奉還。」得元見他願意奉還，到不得不向他稱謝。

幾句。穆罕德楞就邀得元一同登樓。請他在一間精緻的小室裏面。席地坐着。笑着對他道。容我去取劍印奉還。得元點了點頭。穆罕德楞走後不多時候。却有一個喇嘛捧着一只茶盤。盤中放着一杯奶茶。屈着一膝。獻給得元。得元本已飢渴交加。就拿起那杯奶茶一飲而盡。把空杯放在盤中。喇嘛便即退出。得元等候穆罕德楞到來。不知不覺的頭重眼酸。雙眼一閉。身子就橫倒在地。人事不知了。原是中了奶茶的麻醉劑。穆罕德楞因他先就知道力敵不住。只有用計。制伏得元。纔假意說自願奉還劍印。却喚手下人在奶茶裏面。加了麻醉劑。迷倒了得元。穆罕德楞纔和心腹喇嘛奔進室中。先把他的武器虎尾三節連環棍。和袍袖中的飛刀收藏了。用繩索把得元細綁得結實。扛抬下樓。在第三進屋子前的一片空地上。正中有只石香爐。揭去爐蓋。把得元望着爐中擲。

下。爐底原是通連地下。下面却有一個很深的地坑。四圍砌有石壁。離地面有三丈多些高深。這地方原是建築了多年。凡有喇嘛和平民犯十惡不赦的大罪。無可赦免的人。就網綁了丟入此中。活活的餓死在內。歷年下來。不知埋了多少枯骨了。歐陽得元此刻也給他們擲入地坑。他還昏迷未醒。穆罕德楞把爐蓋蓋上。囑咐心腹喇嘛以後。若有漢人道士進廟探問。一概不要理睬他們。這天到了傍晚時光。地坑中的歐陽得元。蘇醒回來。眼前一片漆黑。一陣陣腐宿氣味。送進鼻中。很是難受。覺得手脚被縛。纔知中了人家詭計。不由得萬分憤怒。運動全身工勁。手脚猛烈一迸。就把身上的繩索迸斷。一躍而起。運足眼力。察看眼前還是黑沉沉。瞧不清楚。原因他童身已破。心地不正。目力就不能。如在崑崙山下的時光。能夠黑暗中瞧物了。他只得摸索着。亂撞了一回。纔知

四圍都是石壁。陷身在地窟裏面了。便將身貼着在壁。用壁虎工。沿壁上升。到了上面。給地面頂住。不能再向上了。伸手撫摸。一無門路可通。只得回下來。四壁都升。遍沒有逃身之路。那知那坑的門戶。却在中間。四面凌空。一些兒沒處用力。憑着得元的縱跳工夫。望上竄三四丈高低。不在心上。只是黑暗之中。瞧不見出路所在。就變成束手無策。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得元到這時光。纔後悔。不該盜取劍印。弄到這種地步。那知這時光。拉克圖和他的女兒。又趕到了大和廟。原因拉克圖把劍印獻給了穆罕德楞。在廟中吃喝了一回。就和穆罕德楞分別馳騎。趕往原路。要和他的家人會合一處。趕到他家人被害的地方。纔知全家都已慘死。只不見了一女。他悲憤交併。再趕回大和廟。在中途和他的女兒會面。方知一切。此刻攜了女兒。趕到大和廟。見了穆罕德楞。方知那個少

年道人已中計。擲入了地坑。拉克圖爲着全家慘死在得元手中。女兒又給他污辱。要手刃得元。洩他的怨憤。把他的意思。和穆罕德楞說了。穆罕德楞點頭道。你要親自殺他。只有懸下地坑。任憑你把他千刀萬段。拉克圖便和穆罕德楞等。走到石香爐那兒。拉克圖腰間束了長繩。手中拿着火把利刀。揭去香爐蓋。跨進香爐中。上面兩個喇嘛僧。把繩索緩緩放下。拉克圖懸入地坑裏去。歐陽得元正苦沒有脫身的法子。瞥見拉克圖執了火把利刀從上面垂下。纔知出路原是在中間。忙閃在一邊。待到拉克圖雙腳落地。正在舉了火把照着的時光。得元便一手搶下了拉克圖手中的刀。一手抓住了繩索。拉克圖失聲驚喊的時光。得元刀兒一揮。把拉克圖齊腰兩段。束在腰間的繩索也連帶割斷了。上面的穆罕德楞。聽得拉克圖驚喊的聲音。便知有變。喚兩個喇嘛。快把繩

子收起。他們原想把拉克圖吊到上面。那知得元拉住了索子。悄悄的聲息全無。讓他們向上吊去。上面收繩的兩個喇嘛。只因拉克圖的火把已經跌熄。下面漆黑。瞧不見吊在繩索上的人。只知繩上依舊是拉克圖。把繩收到了石香爐底的洞口時光。纔瞧清吊上來的不是拉克圖。正要鬆手的時光。得元那裏肯延慢。借着他們收繩的勢兒。身子一躍。就跳出了石香爐。手中的刀兒揮處。石香爐傍的兩個喇嘛。翻身倒地。穆罕德楞和拉克圖的女兒。回身奔逃。得元跳上前去。刀光起處。拉克圖的女兒也飲刀身亡。穆罕德楞逃到第二進殿上。給得元抓住揚刀斫下。穆罕德楞高喊饒命。得元收住了刀。厲聲喝問着。寶劍玉印。藏在什麼地方。快快領我去拿取。穆罕德楞到此時刻。只求保全性命。忙連聲應着。得元抓了他一同上樓。直到多寶閣中。這所閣中。都是珍奇寶物。陳

列在架上。中間有口大櫥。穆罕德楞開了櫥門。得元就見第三格中。祖師的寶劍和玉印。平平穩穩安放在裏面。得元纔放了。穆罕德楞把玉印寶劍拿了。又向穆罕德楞索取他的防身武器。虎尾三節連環棍和飛刀。又要一幅布包裏玉印。穆罕德楞唯唯應着。把虎尾三節連環棍和飛刀。還給了得元。又把一大幅黃布。給得元包了祖師玉印。得元喚穆罕德楞。送出了大和廟外。忽又揪住了穆罕德楞。把祖師劍指着他道。你希圖吞沒道爺劍印。還敢陰謀暗算。要送道爺性命。你這種佛門弟子。心腸多麼惡毒。小道爺不容你再活命了。說着把劍望着穆罕德楞。當心便刺。嚇得穆罕德楞屈膝跪倒。哀聲求饒。得元本不是存心要殺死他。便道。你要活命。肯講實話嗎。穆罕德楞忙道。再講虛言。願受天誅地滅。他罰了這樣的重誓。得元知道他不會說謊的了。便問他到四川怎樣

走。穆罕德楞道。要到四川路程遙遠。不是嘴裏能夠指示明白的。廟裏有畫。就的地圖在着。願奉贈一幅。得元聽了。暗暗欣喜。便和他重行入廟。穆罕德楞檢出了一幅詳細地圖。送給得元。得元接在手中。瞧看果然到川中去的地圖。他雖是山西大同府人。從西藏到山西。少不得先要經過四川。到了四川。就容易了。眼前有了這一紙詳細地圖。就不會錯走路程。藏入懷中。穆罕德楞却還假惺惺道。黑夜趕路不便。還是在小廟權宿一宵。天明趕路。得元瞧了他一眼。冷笑了道。你想留我在廟中。你再暗算我嗎。穆罕德楞忙道。不敢不敢。得元雖是身子疲乏。腹中飢餓。却也不肯再在大和廟中過夜。免得再生意外。他決然的走出了大和廟。就在黑夜中趕路前進。好在附近各地。都有藏人的帳幕在着。得元就偷入帳中。找取了果腹解渴的食品。免了飢渴。一路上都是這樣的解。

決過去。在六月初二那天。已是到了四川的境界。這時光正在日中時分。得元很覺渴熱。就想要些茶水解渴。只是眼前不見有什麼人家。便想找些流泉解渴。沿着山脚樹陰下一路過去。聽得泉聲淙淙。精神一振。脚下趕得更快。不到半里路。便見前面有道山澗。山泉亂迸。很是清冽。得元奔到那邊。蹲下身子。雙手掬起澗中的清泉。俯嘴喝着。涼沁心脾。連掬幾下。解了暑渴。就在山澗邊坐下。脫去了鞋襪。把一雙脚伸入澗流裏面。洗乾淨了。瞧那雙鞋襪。業已破碎不堪。不能再穿的了。正望着破鞋襪出神。忽地一陣薰風過處。隱隱有嘻笑的聲音。傳進耳中。不覺微微一愕。抬頭望着前面。遙見山澗曲折。轉角的灣處。澗泉捲着一方紅帕子。向這邊流將過來。接着却有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子。上身赤裸着。腰間圍了一幅軟布。受了水濕。緊緊的貼在大股上。映出了精皮膚。大腿

以下也是赤裸着。澗泉浸沒了小腿。一雙四寸多些的脚兒。踏着澗泉從轉角處奔來。得元不禁失聲喊出。那女子也抬頭瞧見了得元。驚呼聲哎喲。回身逃避。慌亂之中。脚下給澗底的亂石一絆。身子就跌翻在水中。澗泉急湍。把他的身子也捲向下流而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六回

色胆大如天村姑遇暴

羞顏紅於火惡少避賢

却說這少女被澗底亂石絆倒急湍的流泉捲着他的身子向這邊下流淌來。得元忙一撩道袍跨入澗中。這時那幅紅手帕業已淌到了近前。得元俯身拾起。再搶前十來步。那少女也捲到了近前。得元俯下身去。一伸雙臂插入少女腰間。輕輕一提。早離了澗泉。那少女滿面通紅。羞得把雙眼閉了。得元把他抱到澗邊放下。微笑着道。姑娘受驚了。少女雙脚着地。睜開雙眼。瞧了得元一眼。搶了得元手中那幅紅帕子。回身便跑。得元笑着道。不要亂跑。小心再跌。那少女很快的跑着。眨眨眼業已轉灣過去。得元拾起了他的三節棍。挾在腋下。踏着澗泉也向上流過去。待到轉角那邊望前瞧看。遙見那個裸體少女奔進林子裏去了。轉眼不見了影子。得元也不知不覺的向着那座林子過去。走進

林中順着那少女的水濕脚印兒走。穿出林子。就見前面有幾間茅屋。料想這少女就是這裏的人了。走近茅屋跟前。見門兒虛掩着。得元不願冒昧闖入。便在門前一棵大樹下悄悄坐着。暗想我到這裏來幹嗎。不免自覺失笑起來。在這時光。忽聽得呀的聲門響。抬頭瞧看。只見方才那個少女。業已穿了一件藍麻布。長半臂直垂到膝下。露出了肥膩膩的手臂。下面穿着一條藍麻布褲兒。褲脚倒捲着。露出了小膀。赤着脚穿一雙草蒲鞋兒。拾着一碗黃米飯。上面橫布着幾條乾醃蘿蔔。邊吃着邊跨出門來。瞥見了樹下的歐陽得元。呆了呆。靠門站立。拾了飯碗不再吃了。神氣很是侷促。得元瞧見了人家吃飯。也引起了他的鬻火。腹中一陣雷鳴。暗想不如向他求碗飯吃。又覺得不便啓齒。呆呆的望着。那少女也露出了躊躇的神氣。那少女忽的嚙咪一笑。走出了門外。靠在

另一棵大樹上。低着頭吃了幾口飯。夾着根蘿蔔乾。送進嘴裏。嚼咬了半根。細嚼着。似乎很有味兒。瞧得得元越發的纔涎欲滴了。忍不住向那少女道。姑娘可能給小道一碗飯果腹嗎。瞧了得元道。你也沒有吃飯嗎。得元點了點頭。他回身入內不多時候。抬了一大碗黃米飯。堆得高高的。上面也橫着幾條醃蘿蔔。送將過來。得元忙站立起身子。迎上前去。伸出雙手接了他的碗筷。稱謝一聲。退到樹下坐着。那少女又回到裏面。拿了他的飯碗。走出。站在樹下吃着。只見得元狼吞虎嚥。眨眨眼。一大碗的黃米飯。吃得精光。他就問着還要嗎。得元搖頭道。多謝姑娘。儘足夠了。說着把空碗放在地上。一雙竹筷橫在碗口上面。忽的樹上落下一滴鳥糞。止落在空碗裏面。得元抬頭。瞧看見樹上有好幾只絕肥的雀兒在着。啾啾亂叫。得元正因吃了人家的飯。沒有什麼報答。見樹

上的雀兒很肥。便望着樹上。道袍袖兒一揚。接連飛起了七口飛刀。就有七頭肥雀中刀落地。七口短刀都刺在肥雀腹中。跌落在地。雀兒還在地上撲翅轉動。一滴鮮血飄濺四處。得元獻出這種手段。原想讓那少女瞧了驚奇。博他的快活。那知少女繃着眉兒道。你這出家人太不心善了。好好的飛雀兒。又不得到你。你爲什麼要傷他性命呢。得元還笑着道。這幾只雀子肉兒很肥。姑娘拿去洗乾淨了。加些油醬烹燒。味兒很鮮美的呢。說着把七只雀。拾在一處。收還了他的七口飛刀。那少女却恨恨的道。你替我拿了就走。我不愛這樣的東西。得元一股子高興。給他這兩句話兒打消。很覺乏味。勉強笑着道。姑娘就不要丟了罷。那少女也很執性。定要得元拿了這七只死雀就走。速速催促着。一臉子的怒容。得元很覺納罕。瞧了那少女幾眼。笑道。姑娘家裏還有什麼人嗎。

那少女厲聲道。有人沒人不用你問。你替我趕快走。不走我要惱了。得元見他怒冲冲的神氣。很是有趣兒的。故意道。我還不走。瞧姑娘怎樣惱我。那少女道。早知你是這樣的一個惡人。我一大碗飯。寧願餵狗吃的。得元聽了這一句話。未免有些着惱。瞅着他哼了聲。那少女見他還是不走。就回身走進了屋子裏去了。不多時拿了根木棍兒。怒冲冲的奔出。指着得元道。你再不走我要打了。得元見他這樣兒的聲勢汹汹。他家裏沒有別個人走出。可知裏面沒有什麼人了。就有意打趣他道。我一定不走。讓姑娘打罷。那少女眉兒一豎。舉起木棍。望着得元的頭上。作勢打下。得元身子略偏。一伸手接住了木棍。輕輕一拉。那少女連人帶棍。撞到了得元懷裏來。得元輕展臂兒。抱住了他的腰支。那少女手中的木棍。早已脫手。給得元丟在一邊了。他握着雙拳。在得元身上亂打。只

打得得元筋舒骨暢。霎時間。頓生慾念。得元竟把少女推在大樹上。把他的雙臂。反圈在樹上。解下自己身上的一條帶子。把少女的雙手。縛住在樹身上。那少女亂罵着惡人。得元轉後他面前。捧笑了道。你還要罵嗎。那少女罵不絕口。得元見屋中沒有人跑出。明知他家裏。沒有什麼人了。便毫不顧忌。伸手竟解開了少女的長半臂。一手便鬆小衣。那少女纔惶急起來。高聲喊救。得元四顧無人。色胆大如天。把少女的那條舊麻布褲褪落。他也一撩袍角。自捋褲兒。那少女高聲喊着。縱哥哥快來救我。得元已是貼近了他的身前。在這時光。林子裏飛也似的。來了一個少年。嘴裏喊着秋妹休慌。愚兄來也。那少年面如冠玉。目若朗星。一付劍眉狀貌。很是英俊。身上穿着一件黃麻布衫子。藍麻布褲兒。赤脚草鞋。頭戴一頂遮陽大涼笠。如同飛鳥一般。向這邊撲來。得元正要污

辱那少女聽得有人喊着秋妹休慌。愚兄來也。抬頭瞧看那少年業已到了面前。兩人的眼光相接觸。同喊了一聲啊喲。得元的臉兒頓刻掙得通紅。那少年帶驚含疑了道。歐陽師兄。怎會到這兒來的。得元一蹬脚兒道。繼祖賢弟不用提了。咱們後會有期。說着一俯身。拾起地上虎尾三節連環棍。拔步便跑。繼祖瞧了表妹秋霞。綁在樹上的光景。就知歐陽得元沒有顏面和他交談的了。在這時光。確是不便挽留他了。就讓他飛跑而去。眨眨眼已是不見他的影兒。繼祖忙把秋霞綁臂的帶子鬆了。秋霞結束了小衣。臉兒紅紅了道。繼哥你怎的讓這個惡人跑掉。繼祖繃了眉兒道。望秋妹不要生氣。這個人却是愚兄的三師兄。歐陽得元。他和咱們在五月端午。一同下崑崙山。他落在最後。咱們趕了一程路。回頭不見了他。一路走着。始終他的影兒不見。那時咱們也很懷疑。想不

到他還在四川地面。今天怎會撞見了秋妹。竟敢忘了師訓。侮辱秋妹。秋霞道。咱因燒了午飯。累上一身汗。就到前面山澗裏洗澡。有塊帕子給泉水捲去了。咱追拾那帕子。纔撞見那惡人。咱心上一慌。失脚跌在山澗裏。讓泉水沖下去。他把咱救了上岸。咱就逃回家裏。不防他也跟了來。坐在這樹下。見咱吃飯。問咱要飯吃。咱便給了他一大碗。那知他竟是這樣的一個惡人呢。繼祖歎了聲道。不是咱早到一步。秋妹險些失身在他手中。他這樣兒日後終沒有好結果吧。秋霞點了點頭道。繼哥你吃飯罷。說着拿起了得元放在地上的碗筷。和繼祖跑進屋子裏去了。原來這個少年。便是玉蟬道人的最小徒兒童繼祖。他和祝應清。彭福星。龐彪豹。殷蓮子。金鶯兒。下了崑崙。一路到了四川。他便和衆師兄分別。一個兒到成都。他被惡道馬道尊拐走的時光。還只六歲。只知家裏有

個年老的祖父。和一個寡居的母親。却沒有知道家住在什麼地方。在鬩崙山上。整整九個年頭。此番下山。已是十六歲了。離家却已十個年頭。在偌大的成都地面。要找尋兒時的住居之所。一時間。那裏找尋得到。他就用一塊黃布在上面寫着。

我是童繼祖。離家已十年。故居在何處。所苦盡失迷。憶我離家時。有祖鬢成絲。阿父早年亡。孀母守節居。我今欲尋親。失踪不可知。深願仁君子。知者指我迷。

他寫了這十二句。把黃布縫在背上。向成都各地走着。在第七天上。就撞見了他的舅父龍仁。他們兩個都不相識。龍仁又是個目不識丁的農人。他見衆人圍住了繼祖。瞧着他。就向傍人詰問。有識字的人。唸給他聽了。龍仁就拉住了。

繼祖道。你是童繼祖嗎。在六歲時光被拐的嗎。繼祖見龍仁是個樸實的農人。詢問之下。方知是他的舅父龍仁。家中的祖父和寡母。在他被拐之後。不滿三年。公媳兩個相繼身亡。他母親身後之事。還是龍仁料理的呢。繼祖聽說祖父母親都已去世。不禁淚如雨下。就請龍仁帶他到墓前祭奠了一番。龍仁喚繼祖跟他家裏去。繼祖已是無家可歸。也只得跟着龍仁。龍仁的妻子也已去世。生有一個女兒。便是秋霞。年紀和繼祖一般的十六歲。只是月份比繼祖小。龍仁爲着繼祖。是他胞妹的唯一孤兒。到了他的家中。不讓他到田裏工作。只父女兩個做着。繼祖却不肯坐食。定要。到田中工作。這幾天便在田中相助工作。着。午牌時分。終是秋霞先回來做飯。這天偏會撞着歐陽得元。要不是繼祖先回一步。秋霞難免受了污辱。此刻秋霞替他盛了一碗飯。繼祖也到門外樹下。

席地坐着吃飯。纔吃畢一碗飯。忽見樹林前有三條人影。像飛鳥一般。掠過眼前。繼祖便把飯碗一放。飛身向前趕去。却把秋霞嚇了一跳。喊着繼哥哥。幹麼。繼祖早已去得老遠。向着前面的三條人影追趕。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不辭跋涉再訪劣徒兒 力任艱難獨探怪妖魔

却說童繼祖追趕前面三條人影。穿出樹林。只見前面三條人影好不飛快。休想追得近他們的身。就高聲嚷道。前面是三位。可是崑崙派中道長嗎。他這一聲喊。很是响亮。僻野之處。四面又有山嶺。回聲響應。格外的清朗。前面的三條人影。頓刻收住了脚步。回頭察看。繼祖眼光尖銳。只要他們一停脚。就瞧出前面三人。都是道家裝束。內中一人。明明是師父玉蟬道長。忙趕上前去。那邊正是玉蟬道人。和太清宮柳一絲道長。雲請宮非非道長。玉蟬也已瞧見了繼祖。笑對非非道人道。原來是童繼祖。話聲未畢。繼祖已到面前。向他們拜下行禮。非非道人把他扶起了道。你在這裏附近嗎。繼祖應着是道。弟子在舅父家中。爲着在那邊吃飯。瞥見這邊林前飛過三影。身法是崑崙派。纔追出察看。不想

却是師尊和二位道長。玉蟬道人點頭道。我要問你。你們那天下山。你三師兄。歐陽得元。可是和你們一同下山的嗎。繼祖見師尊這樣問着。便知必有緣故。便將下山後。不見了歐陽得元。和方才遇見得元的一番情事。說給玉蟬道人等三人聽了。玉蟬勃然變色道。得元竟這樣的放肆。你可瞧見他。攜帶什麼東西。繼祖閉了閉眼兒道。他手中拿的是三節棍。背上有個黃布包囊。好像還有一件兵刃。插在背上。弟子可沒有瞧着仔細。不敢胡說。玉蟬道人對着非非道人。柳一絲道人道。不用說了。定是這個畜生。幹下的事兒。繼祖便詢問師尊。從何處來。到何處去。查問三師兄有什麼事兒。玉蟬道人就把祖師殿失去祖師寶劍。和玉印。後山山口馮夢蛟被殺的情事。說給他聽了。繼祖暗暗驚駭。玉蟬道人又詰問繼祖。方才可瞧清得元向那一處走的。繼祖答稱。只見他穿越樹

林而去。不知向那一方面去的。非非道人便道。這是不問可知。他定向山西家鄉方面而去。咱們只索追踪前去。路上不能碰到他。到了山西大同他的家中。終有機會給咱們會面。玉蟬道人點頭稱善。却問繼祖你可願跟隨爲師。一同去走遭嗎。繼祖道。弟子願往。只是先得在舅父跟前請示一聲。玉蟬道人問他的祖父和母親。方知都已去世了。眼前跟着舅父。務農過日。玉蟬倒很歡喜。便道咱們同去見你舅父。繼祖引着他們到舅父龍仁家中。這時龍仁。堪堪從田中回來。見甥兒帶了三個風姿瀟灑。不同凡俗的道長到來。詢問之下。方知繼祖的師父也在內中。就向玉蟬道人拜謝相救。繼祖傳授武藝的恩德。允許繼祖跟隨。他們上山西走遭。又說繼祖這孩子很好。讓他在田中做活。實是埋沒了他。若得師父們帶他上外面見識見識。讓他有個出頭日子。非非道人笑對

他道。令甥他日大有一番功業幹出咧。龍仁聽着。很是快活。忙着要留他們午飯。玉蟬道人道。都已吃過的了。繼祖吃好了沒有。咱們就要趕路了。秋霞姑娘。在傍搶着說道。繼哥哥還只吃一碗飯呢。要出門趕路。還趕吃個飽。玉蟬道人點頭道。這倒也是。秋霞早去盛了一大碗飯出來。逼着繼祖吃。繼祖只得趕快吃了。便改換了道家裝束。帶一個小包囊。攜了口長劍。辭別了龍仁父女兩個。跟着玉蟬道人等三人。追尋歐陽得元。這一回他們決定不要趕快路程。慢慢的一路找尋。這一天到了四川陝西交界的地方。一座小鎮市上。那時光正在清晨。只見街市上很是熱鬧。來來往往的人。臉上都充滿了愉快的容色。瞧見了玉蟬道人等。這幾個人。他們都很恭敬的。讓路好像對於道教中人。格外的敬重似的。他們不免暗暗訝異。非非道人便笑着道。這裏的人。既是和三清弟

子有緣。咱們找家茶館。歇坐片刻罷。他們就走進了一家茶館。夥計含笑招呼道。四位道爺。請這裏坐。說着揩抹一個空座頭。他們各據一面的坐了下來。夥計送上了兩壺香茗。替他們各斟了一杯茶。站立在一傍。垂着雙手道。道爺們沒有用早點吧。要什麼葷素的點心。請吩咐下來。小的去辦來。他們原本不要吃什麼。見夥計很和氣。非非道人便笑道。有素的包子嗎。夥計連聲應着道。有有。甜鹹都有。說着回頭跑了。不到頓飯時刻。夥計托着兩大盤初出籠的包子。奔進店來。放在桌上。賠着笑臉道。請道爺趁火熱的吃罷。說着分佈筷子。他們一瞧兩盤包子。足有四五十個。拊來吃着。原是一盤甜的。一盤鹹的。餡心都。是很好。他們就把兩盤包子。分吃乾淨。夥計又送上了熱手巾。給他們擦了臉。子。收去空盤。非非道人笑問夥計。和茶錢一併計算。該要多少。夥計雙手亂搖。

道。這些些小意兒。道爺說什麼錢。非非道人等相顧愕然。玉蟬道人便道。那有吃了東西。不要錢的理兒。夥計笑道。在這一百天日子裏。咱們小長安集上。凡是道爺們光顧。茶飯酒館。一概的不取分文。這一些些算得什麼呢。非非道人哈哈大笑道。這是什麼道理。夥計笑道。道爺們要是不嫌繁瑣。待小的講給道爺們聽聽。非非道人等點頭說好。那夥計便講出一番話來。原來這小長安鎮上。在一個月前。忽地發生了一件驚人的駭聞。每天晚上終有幾家。憑空失去年輕的婦女。接連半個月。失去了三四十個年輕婦女。失女的人家。任憑窗怎樣緊閉。晚上好好的睡着。到了天明床上的人。已是無影無踪。門窗依舊沒有開動。也不知怎樣失去的。連那同床睡的人。都不知道。這一來把鎮上的人家。家裏有年輕婦女的。嚇得晚上不敢睡覺。有些胆怯的。不敢住在鎮上。躲往鄉間。

和縣城裏去了。說也不信。鎮上有家李姓。娶同鎮上仇姓的女兒。傍晚時。尤喜轎到仇姓人家。接了新娘。仇姑娘上轎。兩家相隔的路又不遠。不多時候。已到了李家。停下轎兒。待請新婦出轎。那知轎中的仇姑娘。已沒有了。轎座上却綁着一頭肥豬。那頭肥豬。又是李家猪窠裏的猪兒。身上烙有火印的暗記。一瞧。便認出憑空失去了新娘子。越發的震驚了全鎮。都說定有妖魔出現了。失去的婦女。不用說性命難保的了。失去婦女的人家。都是哭哭啼啼。有婦女的。人家沒處逃避。也胆戰心驚。便由鎮上的幾個老輩。商議之下。一面繕寫稟單。上縣城報官。一面出立賞格。誰能捕除妖魔。不惜重賞。縣城裏得了稟單。只派幾個捕役。到來調查了一下。無非敷衍公事。也沒有什麼辦法。鎮上的婦女。倒又失踪了好幾個。揭賞格的人也沒有。把鎮上的人。急得團團亂轉。這一天鎮

上。在午牌時分。來了個矮小身材的道士。瞧他年紀倒像十六七歲了。他在鎮梢上。瞧見了賞格。就揭在手中。便有人請他到鄉董任老頭兒家裏。這位任鄉紳。也有二個十七歲的閨女。念四歲的媳婦。失蹤了多天。那小道士會見了任鄉紳。任鄉紳瞧他。漆黑的一張臉子。燕頭虎額。兩顆星光似的眼睛。精神飽滿。狀貌倒很不惡。只是身材瘦小。覺得神出鬼沒的妖魔。這個小道士。必是妖魔的對手。不禁縐着眉兒道。妖魔來去無踪。很是厲害。不知小道爺。用什麼法兒捉拿妖魔。小道士道。咱也沒知道。怎樣捉拿妖魔。任鄉紳苦笑道。小道爺。那是開咱們玩笑了。小道士笑道。咱想妖魔。果如你們所說來去無踪。神出鬼沒。叫咱有什麼法兒。捉拿妖魔呢。咱只有個計較在着。不知妖魔可會中計。任鄉紳聽了這句。倒又轉愁爲喜。殷勤請教。那小道士他便如此這般說着。任鄉紳連

連點頭。就依着他的計兒佈置。這天的午後。小長安鎮上的幾家茶坊酒肆。吃食舖子裏面。終有一二個人說着。西街蔡老兒的媳婦。尤巧姐。不是年紀很輕。人也俊俏。怎的沒有給妖魔弄去。也有說尤巧姐。這樣兒年輕俊俏。倒還不避到他處去。遲早些兒難免給妖魔弄去。吧。三三兩兩說着。却在談論西街開設油鹽店的。蔡老頭兒媳婦尤巧姐。這個少婦的事兒。這天晚上初更過後。二更將到。小長安鎮上。已是寂靜得聲息全無。各家的燈火。也盡行熄滅。這夜的星月光兒。倒很皎潔。映照得鎮上各處雪亮。西街蔡老頭兒所開設的油鹽店。第二進屋面上。這時却有個黑衣袴的人。守在那兒。這人就是小道士。他所守的屋面。就是蔡老頭兒的媳婦。尤巧姐臥房。這夜房中燈火却不熄滅。坑前高高的帳了長帷兒。也瞧不見坑上有人。沒人。實則坑上。沒有一人躺着。尤巧姐早

已躲藏得嚴密的了。那小道士閃身的地方。却是星月光兒照不到的他的身子。又瘦小又是全身黑。閃在一邊。確是防不到的。在三更相近。從東首屋面上。遠遠的飛來一道黑光。在外行瞧來。說是黑光。在內家眼裏瞧出。只是一條黑影罷了。爲着脚步快捷。就像一道光了。這條黑影。飛到了蔡老頭兒的前進店面屋上。這邊的小道士。早已瞧得清楚。依舊伏着不動。旋見那條黑影。到了第二進屋面來了。逕到尤巧姐的臥房上面。站立定了。小道士越發瞧得清楚了。不禁暗暗失笑。原來是這樣的一個妖魔。倒要弄人家的年輕娘兒們去。只見那妖魔在背上。插下一口長長的木劍。在屋面上踏着禹步。手搖劍訣。鬼混了一陣。那口木劍在屋面上。劃了幾劃。便見屋面上。裂開尺方開闊的一個大洞。那妖魔便欣然跳落。不多一刻。重又跳上。小道士瞧他臉上。現出了懊喪神色。

把木劍在屋面上。又劃了幾劃。屋面的洞兒復合。絲毫沒有痕跡。小道士瞧着暗暗點頭。怪不得失去娘兒們的人家。門窗毫不走動。妖魔原是這樣兒進出的。旋見他又到了另一座屋面上去了。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第七回

不辭跋涉再訪劣徒兒

力任艱難獨探怪妖魔

第八回 粥粥羣雌深藏破廟窟 鼎鼎英名常留小長安

却說小道士。躲在尤巧姐臥房屋面上。眼見那妖魔。又在另一座屋面上。搗了一回。見再跳到下面。霎時又上屋面。這第二進共有四間屋子。他一間間去試了下子。依舊是空手回上。小道士知道他。找不着尤巧姐。見那妖魔呆立了一回。飛身走了。小道士便遠遠的尾隨在後。那妖魔到了鎮梢一份人家屋面。依樣葫蘆的跳落下面。不到頓飯時刻。驀見飛身而上。已是挾了兩個娘兒們上了屋面。依法合了洞兒。挾着兩個女娘。飛馳出了鎮梢。小道士緊緊追隨在後。一路過去。離鎮約有七八里路程。那妖魔飛身上山。小道士也跟隨而上。到半山腰。却有一座廟宇在着。瞧外象已是破舊不堪的了。門前橫着一方匾額。小道士的眼力尖銳。認出額上鎮安禪寺。四個剝蝕的金字。那妖魔挾着兩個女

娘飛越破牆入內。小道士却躍登破牆上面。將身蹲着瞧着。只見那妖魔跳落平地。奔進破敗的殿中。放下兩個女娘。他把中間的破舊佛龕移開地面上。就現出一個地洞。妖魔纔挾了兩個娘兒。跳進了地洞。旋見他伸出一臂。扳着佛龕。遮蓋住了洞兒。小道士瞧得清楚。便也跳落平地。奔到殿中。手指兒插入嘴中。很響亮的發出一聲怪嘯。他就很快的。到在佛龕後面。旋見佛龕移動。那妖魔手中。拿了一根長杖。跳出地洞。向着殿中察看。在這時光。已從佛龕後面閃出。悄悄的跳落了地洞。仍是閃在一邊。明知妖魔聽得了他的怪嘯聲兒。出外察看。就要下來的。果然不出所料。那妖魔察看了一回。不見有什麼動靜。就跳下地洞。把佛龕移蓋住了洞兒。望着洞內走去。小道士尾隨在後。這地洞開有八九尺高低。洞口只有兩三尺闊度。脚下高低不平。越到那面闊度越闊。脚

下却漸漸平坦了。洞裏一片漆黑。沒有燈火。小道士的一雙眼珠。天生一副夜眼。黑暗裏如同白晝。依舊瞧得清楚。在洞裏走了二三十丈大路。前面有一座門戶。雙門閉着。門隙裏却有燈光射出。那妖魔走到門前。推門入內。沒把門兒關閉。小道士瞧到門內。只見裏面正中砌有一張闊大的土坑兒。坑上坐滿了年輕的娘兒們。身上都是一絲不掛。酥胸粉腿。盡入眼簾。那些女娘們都是愁眉淚眼。面容憔悴。只有兩個女娘。身上還有一襲衫褲穿着。這就是方才擄到的兩個娘兒。神志還是昏迷未醒。在土坑前面。一座鉄燭臺上。插有人臂粗細一枝大燭兒。燭光搖搖動着。那妖魔這時光脫去了身上。一件獸皮的長袍。竈上也除去了紅鬚。青臉長髮。獠牙的一個假面具。原是個面目猙獰的老頭兒。小道士瞧得清楚。頓然恍悟。不是什麼妖魔鬼怪。原是個妖人罷了。旋見他把

擄來的兩個女娘。身上的一襲衫褲也脫去了。讓他們坐在土坑上。他又拿了一根手指粗細的銅管子。插進了一個女娘的私處。他就在銅管上。吮吸了一回。又插入一個女娘私處。吮吸一刻。纔用一口水噴醒了這兩個女娘。他們睜開了眼兒。瞧見這般光景。嚇得哭了。那妖人對他們道。不要害怕。我是好人。不會傷害你們性命。你瞧許多姊姊妹妹。都在這裏。全是鎮上的人。你們終有幾個相識的吧。只有好好留在這裏。待我修成了大羅金仙。帶你們這許多人。同升天界。各做女仙。他這般說着。那兩個女娘。只是嚶嚶哭泣。躲在門外的小道士。瞧了那老妖人的不法舉動。聽了他的荒謬說話。真是又氣又笑。知道裏面的女人。都是小長安鎮上。失蹤的婦女。旋見那老妖人盤腿坐在地上。面對着土坑上衆婦女。背對着門外。似乎在養胎息了。坑上的娘兒們。都蜷在一堆。也

有幾個疲極睡去。小道士沉吟之下。退身走出。循着原路到地洞那兒。推開了佛龕。跳出地洞。仍將佛龕移蓋了洞兒。跳出這座破廟。飛奔下山。回到小長安鎮上任鄉紳家中。這時光已在四更過後了。任鄉紳在三更時光。不聽見鎮上有什麼動靜。業已安睡。小道士到了他的家裏。揚聲呼喊。驚醒了任家衆人。紛紛起來。見是小道士來了。問他這樣。他就把尾隨妖人到鎮安禪寺地洞裏面。瞧見的情形。說給任鄉紳聽了。任鄉紳又驚又喜的道。既然如此。待咱立刻趕到縣城。請來官兵捉拿妖人。小道士冷冷的道。這種營混子。濟得甚事。請他們到來。反要誤事。任鄉紳到這時光。知道小道士不是平常人物。他既這般說着。料想有捉拿妖人的計較。便求小道士設計。小道人道。依咱主見。立刻召集七八十個胆大力壯的漢子。多弄些黑鷄黑狗。穢血最好。有婦女的穢水和入。預

備噴筒。守在鎮安禪寺四圍。待我把妖人誘出廟外。只要把穢血向妖人身上噴去。咱自有能力把妖人除去。任鄉紳聽着。連連點頭道。這些些容易辦到。任鄉紳說着。就命家中下人。四出招請。鎮上的父老到來。不多時刻紛紛齊集任家。任鄉紳對他們說了。他們便分頭去預備。這是全鎮平安的事件。鎮上人都肯同心協力的幹着。到天明時光。已有自告奮勇的壯丁。九十餘人。穢血噴筒都已齊備。小道士就率領了這一隊壯丁。馳出鎮梢。奔上鎮安山。山腰在鎮安廟前。小道士把那隊壯丁。分作八隊。扼守東南西北四圍的八條要路上。形勢都是據高臨下。很是扼要。小道士囑咐他們。須待妖人到了近前。噴筒的力量達得到的時光。纔能噴出穢血。時光過早。虛耗穢血。噴不到妖人身上。反要誤事。讓妖人逃去。永留後患。那班壯丁。唯唯應着。小道士纔從破墻外飛進廟中。

奔到殿上。又是一聲長嘯。留神瞧着佛龕。不多時。便見佛龕移動。跳上了妖人。他的身上和頂面。又是喬裝成妖魔模樣。背上斜插了一口木劍。手中拿了一根奇杖。瞧見了。小道士便撲上前來。揮杖便打。小道士回身便跑。飛上了外面破牆。跳落平地。那妖人也飛出了牆外。小道士望着有埋伏處逃着。那妖人緊緊追趕。到了埋伏所在。小道士一聲呼嘯。壯丁的噴筒中穢血紛向妖人噴去。頓使妖人從頭到脚。遍體淋漓。那妖人又驚又怒。狂吼一聲。望着壯丁埋伏的地方。揮杖奔來。嚇得那般壯丁。沒命飛逃。小道士却已攔住了妖人。不讓他追趕。壯丁妖人把一根奇杖。望着小道士像雨點一般打落。小道士却飛騰跳躍。捲在妖人杖影裏面。妖人休想打着他一下。激得妖人越發震怒的時光。小道士猛的跳出圈子。高喝一聲妖人。瞧道爺法寶來也。喝着左拳一揚。手掌就有

三點寒星。直奔妖人。妖人正因聽得了法寶。呆上一呆。瞥見有三點寒星飛到了面門。趕忙閃避。右眼上業已中了一傢伙。眼珠打碎。妖人痛吼聲中。小道士右拳又是一揚。一般的也有三點寒星。飛奔妖人。妖人在這時光。恨不得把小道士一杖打死。沒防到小道士。還有一手三傢伙。待到瞧見。咽喉上着了一傢伙。面門上也是一傢伙。心口也是一傢伙。三傢伙連中三元。任憑妖人厲害。也支撐不住。手中的奇杖脫手。身子跌翻在地。小道士還防他有誰。不敢就上前察看。旋見他一陣稍動。直僵僵的不再動了。知道妖人已是沒命。便高聲喊着。妖人已經死啦。你們來哇。埋伏在四圍的壯丁。聞聲齊集。這時小道士已把妖人身上的假面具除去。衆人瞧看。原是個狀貌猙獰的老頭兒。右眼珠已經打碎。有顆鐵彈子嵌在裏面。左面頰上有把寸餘長小刀。刺在肉中。咽喉上有一

枝短箭。這是妖人的致命傷心口上露出一根三寸來長的竹籤兒。妖人的身傍地上。還有一塊鵝卵石。和一枝金鏢。衆人瞧了。又驚又喜。早有人奔上山去報告。這時光任鄉紳等。和失去婦女人家的人。原已守在山下。得了妖人已除的喜訊。真是皆大歡喜。都爭先恐後的趕到山上。瞧着妖人。果然已死。同向小道士稱謝。請他快到地穴裏救出他們的妻女媳婦等人。小道士笑道。地洞裏沒有妖人的餘黨了。我可不便進去。爲着他們都是赤身裸體的原因。只有你們各攜了衣褲鞋襪等物。佈了梯子。依次走下。讓他們穿着了衣服。就好出外。家人聽着。覺得有理。便依着小道士的話兒。各去攜取了衣服到來。待到各家的婦女齊行出了地洞。和家人相見。已在午牌過後。妖人的屍身。却給出洞的衆婦女。打得稀爛之後。架火燒去。妖人的一根奇杖。和一口木劍。却給小道士。

士要了去。那些被擄的婦女。身子倒沒有給妖人污辱。只是私處都給妖人插了銅管。吭吸過了。一個個面容憔悴。精神委頓。不用說是元氣大傷的了。少不得延醫調治。據他們說到了洞中。每天只吃一顆丸兒。就不覺饑餓。那妖人防守得很嚴密。不易脫逃。便是有機會能逃。一因赤身裸體。不敢外出。二則也不知到了什麼地方。意爲終是遠離家鄉的了。只有候死。那知還會和家人相會。重見天日。這都是小道士一個兒的功德。任鄉紳等。這天和小道士下了山。公議逐日宴謝小道士。那知小道士沒到鎮上。便已不知去向。鎮上的人。連他的姓名。沒有知道。都自咎疏忽。很是後悔。只有一家家。供立了小道士的長生祿位。藉表敬忱。鎮上人感念他的功德。公議之下。在這一百天內。凡是外方的道人。到小長安鎮上。都不收吃喝費用。眼前已是四十餘天了。茶館夥計。把這一

番事說出。玉蟬道人聽了。微微笑着。對非非道人。和童繼祖道。你們可知道。這小道人是誰。童繼祖正要說出。夥計已經搶着說道。四位道爺知道那位小道爺的嗎。玉蟬道人向繼祖一使眼色。繼祖會意。便不說了。非非道人笑道。既是不要咱們破費。咱們走罷。他們走出了小長安鎮。玉蟬道人笑道。繼祖你說是誰。欲知繼祖說出是誰。且待下回分解。

第九回 馳騎挾紅粧逗起疑雲 絕藝除惡僧大快人心

却說玉蟬道人。非非道人。柳一絲道人。童繼祖走出了小長安鎮。玉蟬道人笑問繼祖。可知道小道士是誰。繼祖笑道。聽那茶館夥計說的小道士身形狀貌。和所發的雙手六暗器。分明是師兄龐彪豹。他也是左手石子。鉄彈。金鏢。右手袖箭。飛刀。竹籤。依弟子瞧來。也許是四師兄了。玉蟬道人道。爲師的也是疑心。是他不知他眼前到了河南家中了嗎。繼祖道。弟子和師兄們。分別的時光。四師兄和他們一同趕路。到了陝西地面。不知道他們怎樣分離的呢。玉蟬道人點頭道。內中定有原因。日後會見了。不難明白。他們師徒四人說着。一路離開了。小長安鎮。路上很留神的。訪尋歐陽得元。這一天到了武功縣地面。忽地迎面來了。一匹飛騎。馳電掣向這邊馳來。馬上人兒。却是個肥頭胖耳的大和

尙。腋下挾着一個年輕的女子。馳過玉蟬道人等四人身傍。絕塵遠去。柳一絲道人說了聲奇了道。出家人挾了年輕的娘兒們。馳騎飛行。只怕不正路吧。非道人便道。咱們不妨探問下子。玉蟬道人見前面馬已去遠。便吐出丹田罡氣。一道寒光。追到馬後。也算那只馬晦氣。玉蟬的罡氣。着到馬的一條後腿上。如同利劍砍着了一般。頃刻折斷。那馬痛嘶一聲。翻倒在地。馬背上和尙工夫倒也不惡。坐騎倒地。他却順着倒下的勢兒。身子向橫首躍落。脚着實地。只見坐騎在地上亂滾。一條後腿。血淋淋斷在地下。和尙纔知受了人家暗算。抬起頭兒。向着四下察看。早見來路上跑來了四個道人。三老一小。和尙便將腋下的女子放在地上。惡狠狠迎上前來。來的四人不用說。就是玉蟬道人。非道人。柳一絲道人。童繼祖了。玉蟬道人在最前走着。見那和尙怒冲冲的上前身。

高八尺開外。背闊腰圓。很是雄壯。一顆大腦袋。剃得精光滴滑。六根清淨。兩條又長又濃的眉毛。都是蜷曲得像旋螺形一般。覆在一寸眼光閃閃的狼眼。上面大鼻闊口。年紀在五十開外了。領下精光。不見一根鬚子。身上披着一件黃布僧袍。腰結姜黃索子。脚下朱鞋白襪。一身打扮。很是乾淨。瞧他的氣概。很像廟宇裏的當家大和尚。玉蟬道人便打了個稽首道。大和尚請了。那和尚憤憤的道。你們裏面那一個人。把佛爺的坐騎傷害。爲了什麼道理。和佛爺作對。玉蟬道人微笑了道。請問大和尚。那位姑娘是誰。佛門弟子帶了年輕婦女。同騎而行。是什麼道理。先要大和尚說明白了。和尚對他們上下瞧了幾眼。冷冷的道。客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家瓦上霜。你們是三清弟子。酒家是三寶弟子。雖是兩教都算出家人。你們不必追究酒家那女子的來歷。酒家也不要你們賠

儻坐騎。大家各奔前程罷。和尚說了這幾句話兒。越發叫玉蟬道人等起了疑心。非非道人哈哈笑着道。照理說。三教源流。同出一家。出家人不管人家的閒事。這是本教的事兒。貧道等的脾氣。却和別個出家人不同。俗家的閒事要管。出家人的閒事更要管。大和尚是出家人。帶了個小娘子。這閒事咱們就要管了。在這時光。偏偏這個女子。也高聲喊着救命。那和尚臉色頓變。望着非非道人道。佛爺免得多事。和你們細軟商量。你們偏要多管閒事。可知道。螻蛄飛月僧的厲害嗎。玉蟬道人等纔知面前的和尚。有名的淫僧。萬花愁飛月和尚。螻蛄派中的有名人物。不必說了。那個女子。定是他瞧上了眼。要擄去奸淫。非非道人性燥些兒。便冷笑了一聲道。久仰大師的威名。今日一見。果然不虛。是個好色貪淫的酒肉和尚。飛月僧聽着。勃然大怒。厲聲叱道。你們這般惡道。真要

討死嗎。佛爺手下不傷無名小卒。你們的姓名倒聽聽。胆敢多管佛爺的閒事。玉蟬道人一擦清髯。微笑了道。貧道崑崙玉清宮。秦玉蟬便是。非非道人却高聲道。崑崙雲清宮非非道長就是。道爺柳一絲也自報了姓名。童繼祖却閃在一傍。不出一聲。飛月和尙聽他們報出了來歷。倒也暗暗吃驚。冷冷的道。原來是崑崙山上的道友。佛爺倒是失敬了。今番在此相逢。也好說三生有幸。請恕佛爺失禮了。說了這一句。猛見他七竅之中。飛出了七股罡氣。望着玉蟬等四人身上撲來。玉蟬道人非非道人。柳一絲道人。便也各吐罡氣。抵擋飛月僧的罡氣。只是童繼祖在這時光。見有一股罡氣。望着他撲來。便也運用他丹田裏的精神氣。三氣從口中吐出一股寒森森罡氣。雖不十分厲害。却也能夠勉強對付了。把飛月僧的罡氣抵住。玉蟬道人回頭瞧見了。暗暗點頭。飛月僧煞

是厲害。憑他個人的能力。七股罡氣。開發玉蟬道人等四個。絲毫不露怯色。玉蟬等。倒不能佔着些便宜。相併了半個多些時辰。南首大道上。遠遠的有一條黑影。向這邊趕來。漸來漸近。離玉蟬道人等。身後七八十丈路。顯清來人的身形。原來也是個小道士。肩上橫着一條奇形杖兒。他瞧見了。前面一僧四道。彼此相鬥。小眉兒豎。小眼兒睜。猛可裏喝一聲。禿驢死期到了。小道爺來也。他的喝聲。如同半空起個霹靂似的。很是响亮。不要說。飛月和尙。吃了一驚。連得玉蟬道人等。也暗暗驚異。不約而同的回頭瞧看。只見瘦小身材。黑臉兒。英氣勃勃的龐彪豹。手中拿了根奇形長杖。業已奔到了近前。童繼祖笑着喊道。師兄來得好。玉蟬瞧見了。彪豹手中的這支傢伙。就想到九年之前。在太白山頂。遇見馬道尊惡道。手中的兵刃。也是這樣的一枝傢伙。彪豹下山的時光。沒有這

傢伙。不知他那裏弄到的。龐彪豹却不開言。跳到飛月僧面前。把手中的杖兒。望着飛月僧攔腰掃來。他出手迅疾。飛月僧來不及躲避。便起一條手臂。迎着長杖格去。彪豹的杖。碰到飛月僧臂上。直蕩開去。彪豹趁勢脫手。一枝杖遠遠的跌落在地。飛月僧呵呵冷笑。龐彪豹却喊了聲。哎呀道不好。大和尚。你不要生氣。小道士替你賠罪。說着雙掌合十之勢。望着飛月僧一送。飛月僧不在心上。那知他就在這一下子裏。雙手飛出了六暗器。左手石子。鉄彈。金鏢。右手袖箭。飛刀。竹籤。流星般分着。上中下三路。向飛月僧而來。石子先到。飛月僧眉心前面。飛月僧閃避之際。不防鉄彈又到腦門。趕忙低頭。恰好金鏢飛到。正中他的咽喉。同時袖箭也中了心窩。飛刀刺進了臍眼。一枝竹籤却刺入了丹田。任憑飛月僧天大本領。同時中了四處要害。猛吼一聲。罡氣早散。仆翻在地。玉蟬

第九回 馳騎挾紅粧。運起疑雲。絕毒除惡僧。大快人心。

道人等的四股罡氣。撲到飛月僧身上。頓把他分成七段。這也是他生平作惡多端。奸淫婦女的惡報。他一生奸淫的婦女。不知其數。他瞧中的女人。任憑你身處內閨高樓。他也能探囊取物一般。容易弄到手中。奸淫。且是受他蹂躪過的婦女。都是不堪其苦。實因他的陽道偉岸。柔弱的處女。禁不起他的摧殘。立時斃命的也是很多。倖而不死。也要變成殘疾。終身受害。所以他的外號。稱爲萬花愁。這天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撞見了玉蟬道人等。師徒幾個。結果了他的性命。替人間除了一個大害。這時龐彪豹。先拜見了柳一絲。和并非道人。纔向師尊玉蟬道人。拜請金安。玉蟬把他扶起了道。彪豹你爲什麼還逗遛在陝西地面。不到河南家鄉去呢。彪豹微笑了道。弟子爲着多管閒事。纔到現在。還來不及趕回家鄉。童繼祖上前和他見了同門之禮。笑着道。師兄在小長安。

鎮剪除妖人相救衆婦女的小道士是不是你。彪豹愕然道：賢弟怎會知道這件事兒。繼祖就把路過小長安鎮一節事和他說了。彪豹拾起地上那根奇形杖兒道：這就是小長安鎮上妖人所用的傢伙。玉蟬接到手中仔細一瞧失聲道：這是惡道馬道尊的傢伙。名稱蛇頭七星仙籐杖。這樣看來這個妖人便是馬道尊了。彪豹道：只是他不是道家裝束。玉蟬詢問彪豹那妖人怎樣的臉相。彪豹說明白了。玉蟬掀髯笑道：正是那個惡道。這人在九年之前把你們弄上太白山山洞裏面。要傷害你們性命。爲師的救了你們。想不到他在九年之後會死在你的手中。彪豹聽着又驚又喜。在背上拔下了一口松木長劍道：這也是妖人的東西。請師尊瞧瞧。玉蟬道人接劍在手哈哈笑道：這口劍上九年前太白山山洞裏面有四十二個孩子的小心串在上面。你們師兄弟七個。要是

沒有爲師相救。七顆心兒早已到了劍上。那年惡道逃走。他帶劍而逃。料想在這九年裏面。另有七個孩子送命。在這口松木劍上。他已練就了這口劍了。這種工夫。練成的劍。在道中人稱爲童子陰魂劍。使用邪術。頗有用處。想不到現在也到了你的手中。你好好藏着。也有些用處的呢。彪豹點了點頭。將那口劍依舊插上了背。這時光。那個少女。却走到了他們身前。雙膝跪倒了道。幾位師父。可能送小女子回去嗎。彪豹搶着問道。這位姑娘。可就是縣城裏面。鍾老先生的小姐嗎。那女子正是鍾家姑娘。他這天和一個老媽出城。到劉天王廟燒香許願。爲着他的父親。得了神志昏迷的病症。他纔去虔誠燒香的。那知燒香回去。在途中撞見了飛月僧。瞧他長得臉兒俊俏。在坐騎馳過她身傍的時光。馬上飛出一臂。挾了她飛馳。嚇得他昏暈了過去。那老僕見小姐被個和尚搶

去。追又追不到。攔也攔不住。悲忿之下。解帶自縊。恰好彪豹經過。把他救下。詢問明白。彪豹纔向這邊趕來。把飛月僧結果。此刻纔知那女子便是鍾姑娘。允許送他回去。師徒幾個。和着鍾姑娘。緩緩的向武功縣城走去。彪豹又把和童繼祖。在四川分道後的詳情講出。欲知怎樣情形。且待下回分解。

第十回

爲追異人同門皆失散

突遇名師寶物得歸原

却說龐彪豹護送鍾姑娘回武功縣城。在途中把經過情形詳細說出。原來童繼祖到了四川地面。分別了衆師兄。上成都訪親龐彪豹和祝應清。彭福星。殷蓮子。金鶯兒。仍是一同趕路。這一天傍晚時候。到了一座殷家堡村鎮。爲着接連在路上不停脚的趕了三日兩夜。沒有好好的歇息一刻。殷蓮子。金鶯兒兩個姑娘提議。這晚早些落客店歇宿一宵。明晨再趕路程。祝應清。彭福星。龐彪豹也都同意。就在這鎮上找尋客店。這座殷家堡在四川的邊境上。一個鎮市包圍在四山裏面。面積雖不十分大。店戶倒是不少。也好說得一聲。人煙稠密。鎮上客店却不多。光只兩家。一家鎮川居老店。一家鎮川居新店。原是弟兄兩個開設的。彪豹等先到老店。只因單剩一間上房。他們男女師兄弟。不便混雜。

第十回

爲追異人同門皆失散

突遇名師寶物得歸原

同居。就由老店的夥計引領他們到新店中來。這座新店却在近鎮梢了。上房有好幾間空着。他們便揀了兩間相並在一處的上房。這種小村鎮上的客店。明算上房實則也是因陋就簡。土坑草蓆罷了。他們倒也不計較的。殷蓮子。金鶯兒。兩姑娘同居上首一間。祝應清。彭福星。龐彪豹。三個住了下首的房間。爲着路上趕得灰塵滿身。天時又是炎熱。他們少不得各要了熱湯。在房中洗澡。彪豹爲了房中彭福星。在洗澡。祝應清却因知道了後院有口水潭。貪着涼爽。到後院水潭裏去洗冷水浴了。彪豹要到店門外去閒立一回。待福星洗好了。他也要去洗。只是到店門外去。却要繞過住房的側面一帶院子。那邊也有幾間屋子。却是店主人內眷所住。這時光已在上燈時候了。院子的轉角走廊下。只有一盞半明不滅的燈兒掛着。院子裏很是黑暗。內眷所住的屋子裏。却有

很明亮的燈光射出。彪豹原本望着店外走的。無意間眼光射到側首那邊。他的眼光何等尖銳。瞥見那邊屋外。窗前有個人。躬着背低了頭。掩在窗外。瞧他光景。分明在窺探屋中情形。彪豹不知那邊屋子。是店主人的內眷住處。窗外的人是店中夥計。老么兒。他却認爲黑道上的歹人。在探看寓客的光景。預備晚上下手。他就悄悄的掩到老么兒背後。老么兒一只眼兒。湊在窗洞上。望裏瞧着。一只眼兒閉着。正瞧得得意的當口。這回活該他的報應來了。原來店主人。的媳婦兒。每天在這時光洗澡。老么兒也每天這時光到來窺浴。那媳婦兒。從頭到腳沒一處不讓他瞧飽的了。他老是不知不覺。厭煩這時光。正因房中的媳婦兒。蹺起了白生生一支小腿。揩拭腿灣。老么兒全神貫注在人家娘兒們的兩股之間。不防龐彪豹到他身後一言不發。夾背揪住。望後一撩。老么兒

身子望着後面直跌出去。跌了個仰天叉巴。跌得他臀兒震麻。眼睛發花。扒了起來。回頭便逃。跌昏了亂撞。在院子一隅有口尿桶在着。桶上有條繩搭兒拋着。老么兒的脚在繩上一絆。帶翻了尿桶。他又仆倒在地。正倒在尿桶翻處。渾身淋淋漓漓。飽受了異味。他連大氣都不敢哼一聲。依舊扒了起來。飛跑而去。彪豹見他去遠了。却要瞧瞧房中的情形。把眼珠湊到窗洞上。望着裏面瞧去。頓使他嚇得倒退不迭。暗吐了一口沫。回身望着店外走去。到了店門外面。恰見街上走過一個大漢。頭戴遮陽大涼笠。身穿紫花布短衫褲兒。赤脚草脚。背上背着大包裹兒。橫插了一口扑刀。洒開大步。望着鎮梢外去了。瞧光景趕走夜路。倒也不在心上。眼望着他遠去。忽見他包裹裏面。落下了一件東西。那大漢還在向前跑。分明沒有知道。東西遺落。彪豹便趕上前去。拾起地下的東西。

瞧看原是一幅綉花帕子包的不知什麼東西。打開包兒瞧看却是烏黑的一
縷長髮。柔細光滑。明明是女子的頭髮。彪豹依舊包了。追上前去。這一追就變
成和祝應清等分散。彪豹爲着見那大漢跑得很快。也脚步加緊。追上前去。意
謂終能追得上人家。存心要追出大漢。把他攔住了。纔還他這東西。這是彪豹
的頑皮性兒。那知只顧向前追去。不要說追出。那人要追近大漢的身。也不容
易。終是相隔在幾十丈外。彪豹激起了火性。施展出陸行神行法。不防大漢越
去越遠。等到彪豹自覺追不上了。站定身子。回頭一瞧。身在四面山峯之中。一
條條曲曲折折的山徑縱橫。皆是殷家堡的影子。都不見了。不知這一陣亂跑。
跑到了什麼所在。回殷家堡。走那一條路徑。也不知相隔有多少遠。意想不會
十分遠的。定了定神。回轉身子。就打這一條來路上回去。一口氣趕了二三十

里路程。不見殷家堡影兒。疑心趕差了路徑。縮回去另走他路。又是二三十里路程。依舊不見殷家堡。趕到再換一條路走着。這夜在亂山中跑到了天明。整整一夜工夫。還是摸不到殷家堡所在。好不容易撞見了一個獵夫。向他詢問之下。纔知已經到了陝西境界。離殷家堡有多少路。那獵夫也不知道。可見相隔的路程。不是二三百里了。彪豹不由得暗暗叫苦。那獵夫向他詢問。知道和同伴失散。就引他到家裏。供給了一頓茶飯。讓彪豹果腹。彪豹謝了那人出外。知道趕到殷家堡。未必會和祝應清等會面。跟是衣包銀兩留在客店裏。防身傢伙却在身上。他一路上。仗着石子。鉄彈。金鏢。袖箭。飛刀。竹籤。六件暗器。打取飛禽走獸。向人家換果腹的東西。倒也不愁飢餓。纔趕到了小長安鎮。無意中除了妖道馬道尊。得着了他的蛇頭七星仙籐杖。和一口童子陰魂劍。他避免

麻煩。不願在小長安鎮上叨擾人家。趁大眾忙亂下山之際。他却繞到鎮安山後山。離開了小長安鎮。在路上仍是獵取飛禽走獸。採食物果腹。逢到大鎮市上。顯些軟硬工夫。告借盤費。人家見他六件暗器的功夫不錯。都肯丟錢。他除去自用有餘下來。就周濟貧困的人。路上帶着游玩性質。不上緊趕路。到一處鎮市。終得逗遛幾天。纔走。就把日子延長了。這天到了武功縣。撞見鍾姑娘的老僕。在道傍。他詢知底細。追趕飛月僧。方得和師尊等相遇。他把情形說明之後。纔問玉蟬道人等。要到那裏去。怎會繼祖賢弟也在一處。玉蟬道人便將歐陽得元盜取祖師殿玉印寶劍。殺害馮夢蛟的一節事。說給他聽了。彪豹大吃一驚道。三師兄。竟會這樣的肆無忌憚。那還了得。非非道人接口道。咱們到了武功縣。你橫豎沒事。也跟着咱們。到山西走趟子。彪豹應允願往。這天在傍晚。

時分纔到武功縣城。把鍾姑娘送到家中。鍾家的人十分感激。這一晚他這師徒幾個就留在鍾家住宿一宵。次晨出了縣城向山西而去。這一天到了山西陝西交界的地方。見那邊有座很大的廟宇在着。挺大的金字匾額。高懸在大門正中。上面耀眼睛的玄化觀三字。玉蟬道人笑對非非道人等道。三清弟子的道院來了。咱們應該去瞻仰瞻仰。非非道人點頭道。這座廟宇也許新建造的。前幾年我曾打這兒經過。却不見有座大廟宇。他們說着。走近了玄化觀前。忽見正門突然開啓。裏面奔出了一個和尚。背上負了一口大布袋。袋中裝得鼓實實的。不知什麼東西。那和尚身上的僧袍業已破爛不堪。赤着一雙脚。脚上黑茸茸的汗毛。密密佈着。好像走獸的毛脚。枯瘦臉兒。瘦得可怕。兩眼深深凹着。遠望上去。如同兩個窟洞。上面覆着一對掃帚眉。越發叫人瞧了害怕。一

個又塌又小的鼻子。偏是生一張闊口。一雙耳朵。却是生得很好。耳柱又大又厚。緊緊貼貼。劈面望上去。好像沒有耳朵似的。他從裏面奔出。觀中却有好幾個道士。隨後追出。嘴裏喊着不要讓他逃了。那和尚已經奔到了玉蟬道人等面前。龐彪豹就把手中的蛇頭七星仙籐杖一橫。攔住了和尚去路。嘴裏說着。和尚慢慢兒走。那和尚把深凹的眼兒。望着玉蟬道人等這幾個人。瞧了一回。哈哈笑着。就把背上的那口大布袋放在地上。嘴裏唸着。踏破鉄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道你們來了嗎。倒免了洒家辛苦。玉蟬等見他這般說着。微微一愕。旋見他伸左手進布袋。在裏面撈出了一件東西。斗大的一顆玉印。正是崑崙山上祖師殿裏的寶物。玉蟬道人等。更是驚疑。又見他右手也伸進袋中。抽出了一口長劍。止是祖師的法劍。這兩件東西。在他手中。玉蟬道人就知道。

他不是等閒人物。那和尚笑嘻嘻了道。這兩件東西你們要也不要。非非道人笑了道。貧道正是爲了此物。在各處訪尋。想不到却在大師手中。和尚冷冷的道。洒家是佛門弟子。有的是如來三寶。你們道教的東西。洒家要來幹麼。這兩件東西。洒家也是在一個道教中人弄到手中的。這一個人。你們也應該認識的吧。說着把劍印放在地下。拿了布袋一抖。在袋中抖出了一個道士。玉蟬道人等。瞧見了那人。又驚又喜。原來便是歐陽得元。見他躺在地上。如同睡着了一般。昏昏沉沉。不知人事。這時光裏面的道士。都已趕到了廟外。指和尚像了他們的劍印。又把當家帶了走。指地下的歐陽得元。是他們的當家。玉蟬道人對他們說明。他是得元的師父。玉印寶劍是崑崙山鎮山之寶。是我徒兒偷下山的。他這樣說了。嚇得那幾個道士。逃進了玄化觀。非非道人向那和尚動問

之下。纔知這個和尚。便是少林派中的奇人。外號人稱布袋和尚。大通師父。便是歐陽得元。怎會到此地。給大通捉住詳情。在少林奇俠中叙明。

